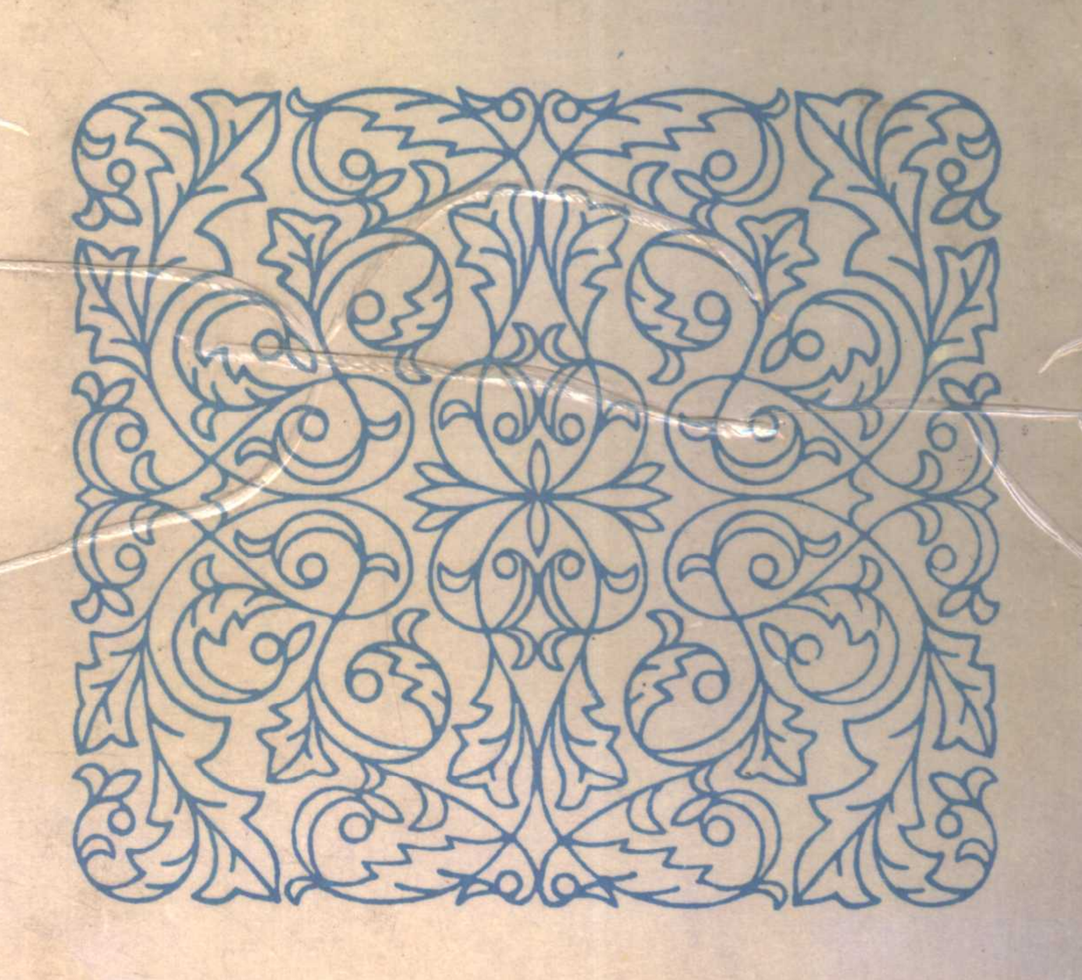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40·



民國叢書

第四編

·40·

文化·教育·體育類

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　方豪著

明日之中國文化　張君勱著

歐化東漸史　張星烺著

西學東漸記　容純甫述

中國文化輸入日本考　馮瑤林著

上海書店

西學東漸記

容純甫著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初版

（西學東漸記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

撰者　廣東容閎

譯者　上海徐鳳石　武進惲鐵樵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　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　吳興安慶蕪湖蚌埠南昌贛州九江漢口　武昌長沙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福州　廈門廣州潮州韶州汕頭澳門香港桂林　梧州雲南貴陽哈爾濱新嘉坡

西學東漸記目錄

目錄

西學東漸記

第一章　幼稚時代

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予生於彼多羅島Pedro-Island之南屏鎭。鎭距澳門西南可四英里。澳門。葡萄牙殖民地也。島與澳門間。有海峽廣半英里許。予第三。有一兄一姊一弟。今兄弟若姊。俱已謝世。惟予僅存。（按先生於一九一二年逝世。著書時爲一九〇〇年。）

一八三四年。倫敦婦女會議在遠東提倡女學。英敎士古特拉富之夫人Mrs. Gutzlaff 遂於是時蒞澳。初設一塾。專授女生。未幾。復設附塾。兼收男生。其司事某君。予同里而父執也。常爲予父母道古夫人設塾授徒事。其後予得入塾肄業。此君與有力焉。惟是時中國。爲純粹之舊世界。仕進顯達。賴八股爲敲門磚。予兄方在舊塾讀書。而父母獨命余入西塾。此則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後。所謂洋務。漸趨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兒子能出人頭地。得一翻譯或洋務委員之優缺乎。至於予

後來所成之事業。似為時世所趨。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

一八三五年。隨父至澳門。入古夫人所設西塾。予見西國婦女始此。時纔七齡。當時情形。深印腦中。今雖事隔數十年。猶能記憶。古夫人軀幹修長。體態合度。貌秀而有威。眼碧色。深陷眶中。唇薄頤方。眉濃髮厚。望而知為果毅明決之女丈夫。時方盛夏。衣裳全白。飄飄若仙。兩袖圓博如球。為當年時製。夫人御此服飾。乃益形其修偉。予覩狀。殊驚愕。依吾父肘下。逡巡不前。雖夫人和顏悅色。終惴惴也。我生之初。足迹不出里巷。驟易處境。自非童稚所堪。迨後思家之念稍殺。外界接觸漸習。乃覺古夫人者。和藹仁厚。視之若母矣。予於學生中。齒最稚。乃益邀夫人憐憫。入塾後卽命居女院中。不與男童雜處。蓋特別優待也。

予兒時頗頑劣。第一年入塾時曾逃學。其事至今不忘。古夫人之居予於女院。本為優遇。予不知其用意。男生等皆居樓下層。能作戶外運動。而予與諸女生。則禁錮於三層樓上。惟以露臺為遊戲場。以為有所厚薄。心不能甘。常課餘潛至樓下。與男生嬉。又見彼等皆許自由出門。散步街市。而予等猶無此權利。心益不平。乃時時潛出

至埠頭。見小舟艤集。忽發異想。思假此逃出藩籠。以復我自由之舊。同院女生。年事皆長於予。中有數人因禁閉過嚴。亦久蟄思啓。故於予之計畫。深表同情。既得同志六人。膽益壯。定計予先至埠頭。雇定蓋篷小船。乘間脫逃。翌晨早餐後。古夫人方就饍。予等七人。遂於此時潛行出校。匆匆登舟。向對岸進發。對岸為彼多羅島。予家在也。謂同伴六人先至予家小住。然後分別還鄉。在予固自以為計出萬全。不謂渡江未半。追者踵至。來船極速。轉瞬且及。予乃惶急。促舟子努力前進。許渡登彼岸時。酬以重金。但予舟祇二櫓。來舟則四櫓。舟子知勢力懸殊。見來舟手巾一揮。卽戢耳聽命。而予等七人。束手受縛矣。放豚入笠。乃施懲戒。古夫人旋命予等排列成行。巡行全校。且於晚課後。課堂中設一長桌。命七人立其上一小時。予立中央。左右各三人。頭戴頂尖紙帽。胸前懸一方牌。大書逃徒。不啻越獄罪囚也。予受此懲創。羞愧無地。而古夫人意猶未足。故將果餅橙子等分給他生剝食。使予等饞涎欲流。絕不一顧。苦樂相形。難堪滋甚。古夫人洵惡作劇哉。

古夫人所設塾。本專教女生。其附設男塾。不過為瑪禮孫學校 Morrison School之

預備耳。瑪禮孫學校發起於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三九年成立。未成立時。以生徒附屬古夫人塾中。酌撥該校經費以資補助。是予本瑪禮孫校學生而寄生於此者。憶予初入塾時。塾中男生合予共二人耳。後此塾逐漸擴張。規畫益宏。夫人乃邀其姪女派克司女士 Miss Parkes 姊妹二人來華襄助。派女士之兄海雷派克司 Mr. Harry Parkes 卽一八六四年主張第二次之鴉片戰爭者。因其於此事著異常勞績。故英皇錫以勳爵云。予於此短期內。得親炙於派克司女士二人。亦幸事也。其後此塾因故停辦。予等遂亦星散。古夫人攜盲女三人赴美。此三女乃經予敎以凸字讀書之法。及予輟敎時。彼等已自能誦習聖經及天路歷程二書矣。派克司姊妹則一嫁陸克哈醫士 Dr. William Lockhart 一嫁麥克來窣教士 Rev. MacClatchy. 仍受倫敦傳道會之委任。在中國服務甚久云。

予既還家。從事漢文。迨一八四〇年夏秋之交。方鴉片戰爭劇烈時。適予父逝世。身後蕭條。家無擔石。予等兄弟姊妹四人。三人年齒稍長。能博微資。予兄業漁。予姊躬操井臼。予亦來往於本鄉及隣鎮之間。販賣糖菓。兢兢業業。不敢視爲兒戲。每日清

晨三時即起。至晚上六時始歸。日獲銀幣二角五分。悉以奉母。所得無多。僅僅小補。家中揞拄。惟長兄是賴耳。予母得予等臂助。尙能勉強度日。如是者五閱月。而嚴冬忽至。店鋪咸停製糖菓。予乃不得已而改業。隨老農後。芸草阡陌間。予姊恆與予偕。相傳古有盧斯 Ruth 者。割禾無所獲。遇波亞士 Boaz（亦人名）時時周給之。予惜無此佳遇。幸予粗通西文。窘迫時竟賴以解厄。予之能讀寫英文。農人本不之知。予姊告之。乃忽動其好奇心。招予至前曰。孺子。試作紅毛人之語。予初忸怩不能出口。後予姊從旁慫恿。謂汝試爲之。彼農或有以犒汝。農人欣然曰。老夫生平從未聞洋話。孺子能言者。吾將以禾一巨捆酬汝勞。重至汝不能負也。予聞此重賞。膽立壯。乃爲之背誦二十六字母。農人聞所未聞。咸驚奇詫異。予爲此第一次演說時。稻田中之泥水深且沒脛。演說既畢。獲獎禾數捆。予與予姊果不能負。乃速返家邀人同往荷歸。予之拉雜英文。早年時即着此奇效。是則始願所不及。時予年十二歲。即古時盧斯之獲六斛。其成績亦不予過矣。

刈禾時期甚短。無他事足述。其後有一比隣。向在天主敎士某處。爲印刷書報工人。

適由澳門請假歸。偶與予母言教士欲雇用童子。摺疊書頁。僅識英字母及號碼無誤卽得。程度不必過高。予母告以此事予能爲之。乃請其介紹於教士。條約旣定。別母赴澳門就新事。月獲工資四元五角。以一元五角付膳宿費。餘三元。按月匯寄堂上。然予亦不遽因此致富。可四閱月。忽有夢想不到之人。來函招予。而上帝又似命予速往。勿失時機者。函蓋來自霍白生醫生Dr. Hobson醫生亦傳道者。其所主任之醫院。距予執業之印刷所。僅一英里。予在古夫人西塾時數見之。故稔識其人。此次見招。初不解其故。以爲霍氏欲予從其學醫也。繼乃知古夫人赴美時。其臨別之末一語。卽託予於霍白生。謂必訪得予所在。俟瑪禮孫學校開課時。送予入校云。霍氏負此宿諾。無日或忘。蓋覓予不得。已數月於玆。相見時霍氏謂予。瑪禮孫學校已開課。汝亟歸家請命。必先得若母允汝入塾。然後捨去汝業。來此伴予數月。使予得熟知汝之爲人。乃可介紹汝於該校敎習也。時予母方深資予助。聞言意頗不樂。然卒亦從予請。命予往澳門辭別天主敎敎士。該敎士雖沈靜緘默。四月之中。從未與予交一語。然亦未嘗吹毛求疵。故予去時頗覺戀戀。予辭出後。逕往醫院。從霍醫生

終日杵臼丁丁。製藥膏丸散。霍氏巡行醫院。撫視病人時。則捧盆隨其後。如是者二閱月。霍君乃引予至瑪禮孫學校。謁見校長勃朗先生。Rev. Brown

第二章　小學時代

瑪禮孫學校 Morrison School 於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一日開課。主持校務者爲勃朗先生。Rev. S. R. Brown 先生美國人。一八三二年由耶路大學 Yale University 畢業。旋復得名譽博士學位。乃於是年(一八三九年)二月十九日偕其夫人蒞澳。以其生平經驗。從事教育。實爲中國創辦西塾之第一人。予入是校。在一八四一年。先我一年而入者。已有五人。黃君勝、李君剛、周君文、唐君傑、與黃君寬也。校中教科。爲初等之算術、地文、及英文。英文教課。列在上午。國文教課。則在下午。予惟英文一科。與其餘五人同時授課。讀音頗正確。進步亦速。予等六人。爲開校之創始班。予年最幼。迨後一八四六年之十二月。勃朗先生因病歸國。六人中竟半數得附驥尾。亦難得之時會也。

瑪禮孫學校何由而來乎。讀者宜急欲知之矣。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瑪禮孫博士

Dr. Robert Morrison 卒於中國。其翌年一月二十六日。乃有傳單發佈於寓澳之西人。提議組織瑪禮孫教育會。以紀念其一生事蹟。并議建設學校。及設施他種方法。以促進中國之泰西教育。至瑪禮孫博士之來中國。乃爲英國傳道會所委派。彼爲中國之第一傳道師。博士於一八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由倫敦啟程。經大西洋而至紐約。改乘帆船名屈利亥登 Trident 者。而至中國。原擬在澳門登陸。因爲天主教士之嫉忌。不果。乃折至廣州。後因中外適起交涉。中政府與西商感情頗惡。乃往麻拉甲 Malacca 暫時駐足。以植基礎。於是從事著作。成第一部之華英字典。分釘三册。并以耶教聖經譯成漢文。以供華人披閱。又有第一信徒名梁亞發者。助其宣講。爲傳道界別開生面。成效卓著。此後寓華之教士。咸奉瑪禮孫所著之字典及其所譯之聖經。以爲圭臬。瑪禮孫博士既在中國成如許事業。其名永垂不朽。允宜建一大學以紀念之。乃所建者祇區區一塾。規模褊小。且因經費僅僅恃僑寓西商。時虞匱乏。以瑪氏之豐功偉烈。而紀念之成績。乃不過如是。庸非一憾事哉。

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起。其後結果。卽以香港讓於英人。瑪禮孫學校遂於一八四

二年遷於香港某山之巔。高出海平線幾六百英尺。山在維多利亞殖民地 Victoria Colony 之東端。登山眺望。自東至西。港口全境畢現。卽此一處。已足見香港爲中國南部形勝。無怪外人垂涎。且港口深闊。足爲英國海軍根據地。有此特點。故此島終不我屬。卒爲英國有也。瑪禮孫學校既設於山頂。其後此山。遂亦以瑪禮孫得名云。

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二日威廉麥克 William Macy 先生來港。爲瑪禮孫學校之助教。是校自澳門徙此以來。大加擴張。學生之數。已達四十餘人。新增三班教授。一人之力。不能兼顧。故須延聘教習。相助爲理。麥先生之來校。適當其會。勃朗先生。則仍專心校務。毫無間斷。直至次年秋間回美。乃以麥先生繼之。蓋其時麥先生已有一年之經驗矣。

勃朗與麥克二君之品性。大相懸殊。勃先生一望而知爲自立之人。性情態度。沉靜自若。遇事調處。秩序井然。其爲人和藹可親。溫然有禮。且常操樂觀主義。不厭不倦。故與學生之感情甚佳。其講授教課。殆別具天才。不須遠證。而自能使學生明白了

解。此雖由於賦性聰敏。要亦閱歷所致。蓋當其未來中國未入耶路大學之前。固已具有教育上之經驗矣。故對於各種學生。無論其爲華人爲日人或爲美人。均能審其心理而管束之。知師莫若弟。以才具論。實爲一良好校長。其後先生回國。任阿朋學校 Auburn Academy 之監院。後往日本。亦從事敎育。皆功效大著。足證是言之不謬也。至於助敎麥克先生。亦爲耶路大學之畢業生。第未來中國之先。未嘗執敎鞭。故經驗絕少。而於中國將擇何種事業。亦未有方針。然其天性敏捷。德行純懿。思想卓犖。使君自不凡也。

一八五〇年瑪禮孫學校解散。麥克與其母返美。復入耶路大學聖教科學道。一八五四年。復經美國公會派至中國傳道。其時予已畢業於耶路大學。準備回國。乃與之偕歸。自桑得阿克 Sandy Hook 啟程以至香港。計歷百五十四日之久。始達目的地。長途寂寂。無聊殊甚。當於第六章中詳之。

一八四六年冬。勃朗先生回國。去之前四月。先生以此意佈告生徒。略謂己與家屬。均身體羸弱。擬暫時離華。庶幾遷地爲良。幷謂對於本校。感情甚深。此次歸國。極願

攜三五舊徒。同赴新大陸。俾受完全之敎育。諸生中如有願意同行者。可卽起立。全堂學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發聲。其後數日間。課餘之暇。聚談及此。每爲之愀然不樂。其欣欣然有喜色者。惟願與赴美之數人耳。卽黃勝黃寬與予是也。當勃先生佈告遊美方針時。予首先起立。次黃勝。次黃寬。第予等雖有此意。然年幼無能自主。歸白諸母。母意頗不樂。予再四請行。乃勉強曰諾。然已淒然淚下矣。予見狀。意良不忍。竭力勸慰之曰。兒雖遠去。尙有兄弟與姊三人。且長兄行將娶婦。得有兄嫂。承歡膝下。不致寂寞。母其善自珍攝。弗念兒也。母聞予言。爲之首肯。由今思之。殆望予成器。勉強忍痛也。嗚呼。

予等均貧苦。若自備資斧。則無米安能爲炊。幸勃先生未宣言前。已與校董妥籌辦法。故予等留美期內。不特經費有着。卽父母等亦至少得一二年之養贍。旣惠我身。又及家族。仁人君子之用心。可謂至矣。資助予等之人。本定二年爲期限。其中三人之名。予尙能記憶。一爲蓄德魯特君。Andrew Shortrede 蘇格蘭人。香港中國日報 China Mail 之主筆。其人素鰥居。慷慨明決。有當仁不讓之風。一爲美商李企君。

Ritchie 一爲蘇格蘭人康白爾君。Campbell 其餘諸人。惜不相識。故無從記其名姓。此外又有阿立芬特公司 The Olyphant Brothers 者。爲美國鈕約巨商兄弟三人所設。有帆船一艘名亨特利思。Huntress 專來中國運載茶葉。予等卽乘是船赴美。蒙公司主人美意。自香港至鈕約不取船資。亦盛德也。此數君者。解囊相助。俾予得受完全之教育。蓋全爲基督教慈善性質。並無他種目的。今則人事代謝。已爲古人。卽稱道其名亦已不及。然其後裔聞之。知黃寬黃勝與予之教育。全爲其先人所培植。亦一快心愜意事也。

第三章　初遊美國

一八四七年一月四日。予等由黃浦首途。船名亨特利思。Huntress 帆船也。屬於阿立芬特兄弟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s 前章已言之。船主名格拉司彼。Captain Gillespie 時値東北風大作。解纜揚帆。自黃浦抵聖希利那島。St. Helena 波平船穩。過好望角時。小有風浪。自船後來。勢乃至猛。恍若惡魔之逐人。入夜天則黑暗。濃雲如幕。不漏星斗。於此茫茫黑夜中。仰望桅上電燈星星。搖蕩空際。飄忽不定。有若

墟墓間之燐火。此種愁慘景象印入腦際。迄今猶歷歷在目。惟彼時予年尙幼。不自知其危險。故雖扁舟顚簸於驚濤駭浪中。不特無恐怖之念。且轉以爲樂。竟若此波濤洶湧。入予目中。皆成爲不世之奇觀者。迨舟既過好望角。駛入大西洋。較前轉平靜。至聖希利那島。稍停裝載糧食淡水。凡帆船之自東來者。中途乏飲食料。輒假此島爲暫時停泊之所。自舟中遙望聖希利那島。但見火成石焦黑如炭。草木不生。有若牛山濯濯。予等乘此停舟之際。由約姆司坦 Jamestown 登陸。游覽風景。入其村。居民稀少。田間植物則甚多。濃綠芸芸。良堪娛目。居民中有我國同胞數人。乃前乘東印度公司船以來者。年事方盛。咸有眷屬。此島卽拿破倫戰敗被幽之地。拿氏遂終老於此。其墳在島之浪輿特 Longwood 地方。予等咸往登臨。撫今弔古。棖觸余懷。墳前有大柳樹一。乃各折一枝。攜歸舟中。培養而灌溉之。以爲異日之紀念。後抵美國。勃朗先生遂移此柳枝。植諸紐約省之阿朋學校 Auburn Academy 中。勃朗卽在此校任教授數年。後乃往遊日本。迨一八五四年予至阿朋學校遊覽時。則見此枝已長成茂樹。垂條萬縷矣。

舟旣過聖希利那島。折向西北行。遇海灣水溜 Gulf Stream 水急風順。舟去如矢。未幾遂抵紐約。時在一八四七年四月十二日。卽予初履美土之第一日也。是行計居舟中凡九十八日。而此九十八日中天氣清朗。絕少陰霾。洵始願所不及。一八四七年紐約之情形。絕非今日。(指一九〇九年)當時居民僅二十五萬乃至三十萬耳。今則已成極大之都會。危樓摩天。華屋林立。教堂塔尖高聳雲表。人烟之稠密。商業之繁盛。與倫敦相頡頏矣。猶憶一八四五年予在瑪禮孫學校肄業時。曾爲一文。題曰意想之紐約遊。當爾時搦管爲文。詎料果身履其境者。由是觀之。吾人之意想。固亦有時成爲事實。初不必盡屬虛幻。予之意想得成爲事實者。尙有二事。一爲予之教育計畫。願遣多數青年子弟遊學美國。一則願得美婦以爲室。今此二事。亦皆如願以償。則予今日胸中。尙懷有種種夢想。又安知將來不一一見諸實行耶。

予之勾留紐約。爲日無多。於此新世界中第一次所遇之良友。爲巴脫拉脫夫婦二人 Mr. and Mrs. David E. Bartlett 巴君時在紐約聾啞學校教授。後乃遷於哈特福德 Hartford 仍爲同類之事業。今巴君已於一八七九年逝世。其夫人居紐約

三十年。於一九〇七年春間亦溘然長逝矣。巴夫人之爲人品格高尙。有足令人敬愛。其宗敎之信仰尤誠篤。本其慈善之懷。常熱心於社會公益事業。影響所及。中國亦蒙其福。蓋有中國學生數人。皆爲巴夫人教育而成有用之材。故巴夫人者。予美國良友之一也。

自紐約乘舟赴紐海紋。New Haven 以機會之佳。得晤耶路大學校長譚君。President Day of Yale University 數年之後。竟得畢業此校。當時固非敢有此奢望也。予等離紐海紋後。經威哈斯角 Warehouse Point 而至東温若 East Windsor 逕造勃朗夫人家。勃夫人之父母爾時尙存。父名巴脫拉脫。Rev. Shubael Bartlett (與前節之巴君爲另一人) 爲東温若教堂之牧師。予等入敎堂瞻仰。卽隨衆祈禱。人皆怪之。予座次牧師之左。由側面可周矚全堂。幾無一人不注目予等者。蓋此中有中國童子。事屬創見。宜其然也。予知當日衆人神志。旣專注予等。於牧師之宣講。必聽而不聞矣。

巴牧師乃一淸敎徒。Puritan (淸敎徒爲耶穌教徒之一派。最先來美洲者。) 其

人足爲新英國省清教徒之模範。（按新英國省 New England States 爲美國東部之數省。紐約省亦在其內）宣講時語聲清朗。意態誠懇。聞其生平兢兢所事。絕不稍稍草率。凡初晤巴牧師者。每疑其人嚴刻寡恩。實則其心地甚仁厚也。惟以束身極謹。故面目異常嚴肅。從未聞其縱笑失聲。尤無一諧謔語。每日起居有定時。坐臥有常處。晨興後則將聖經及祈禱文置於一定之處。端正無少偏。舉止動作。終年如一日。總其一生之行事。殆如時計針之移動。周而復始。不爽晷刻。故凡與巴牧師久處者。未見巴牧師之面。咸能言巴牧師方事之事。歷歷無少差也。巴牧師之夫人。則與其夫旨趣大異。長日歡樂。時有笑容。遇人接物尤靄吉。每一啟口。輒善氣迎人。可知其宅心之仁慈。凡牧師堂中恆多教友。酬酢頗繁。巴牧師有此賢內助。故教友咸樂巴君夫婦。牧師年俸。不過四百美金。以此供衣食。猶虞其不足。乃巴夫人且不時款享賓客。余不解其點金何術。而能措置裕如。後乃知巴牧師有田園數畝。歲入雖微。不無小補。又其幼子但以禮。Daniel 尤勤於所事。以所得資歸奉父母。牧師得常以酒食交歡賓客。殆賴有此也。後予在孟松中學及耶路大學肄

業時。每值假期。輒過巴牧師家。

第四章　中學時代

予在東温若小住勃朗家一星期。乃赴馬沙朱色得士省 Massachusetts 入孟松學校 Monson Academy 肄業。彼時美國尚無高等中學。僅有預備學校。孟松卽預備學校中之最著名者。全國好學之士。莫不負笈遠來。肄業此校。爲入大學之預備。按孟松在新英國省中所以名譽特著以自創設以來。長得品學純粹之士。爲之校長故。當予在孟松時。其校長名海門 Rev. Charles Hammond 亦德高望重。品學兼優者。海君畢業於耶路大學 Yale University 夙好古文。兼嗜英國文藝。故胸懷超逸。氣宇寬宏。當時在新英國省。殆無人不知其爲大教育家。且其爲人富自立性。生平主張儉德。提倡戒酒。總其言行。無可訾議。不愧爲新英國省師表。以校長道德文章之高尙。而學校名譽亦頓增。自海門來長此校。日益發達。氣象蓬勃。爲前此未有云。而斯時中國人入該校者。惟予等三人耳。海校長對於予等。特加禮遇。當非以中國人之罕覯。遂以少爲貴。而加以優禮。蓋亦對於中國。素抱熱誠。甚望予等學成歸

國。能有所設施耳。

在孟松學校之第一年。予等列英文班中。所習者爲算術、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學等課。其生理心理兩科。則爲勃朗女師 Miss Rebekah Brown 所授。美國學校通例。凡行畢業禮時。其畢業生中之成績最優者。則代表全體對教師來賓而致謝詞。勃朗女師嘗爲此致謝詞之代表者。畢業於霍來克玉山女校 Mt. Holyoke School 之第一人也。後與醫學博士麥克林 Dr. A. S. McClean 結婚。遂寓於斯丕林費爾 Springfield 勃朗女師之爲人。操行既端正。心術仁慈。尤勇於爲善。熱心於教育。夫婦二人。待予咸極誠摯。每値放假。必邀予過其家。及予入耶路大學肄業。處境甚窘。賴渠夫婦資助之力尤多。歸國後。彼此猶音問不絕。及再至美國。復下榻其家。斯丕林費爾有此良友。令人每念不忘。一八七二年予攜第一批留學生游美時。卽賃屋鄰麥博士。公暇期常得與吾友把晤也。

勃朗君(此指勃朗牧師)之至美也。以予等三人。託付於其老母。母字余等殊週到。每餐必同食。惟勃君有妹已孀。挈子三人。寄居母家。遂無餘室可容予等。乃別賃一

屋。與勃朗對門而居。

方予遊學美國時。生活程度。不若今日之高。學生貧乏者。稍稍爲人工作。卽不難得學費。尙憶彼時膳宿燃料洗衣等費。每星期苟得一元二角五之美金。足以支付一切。惟居室之洒掃拂拭。及冬令熾炭於爐。劈柴生火諸瑣事須自爲之。然予甚樂爲此。藉以運動筋脈。流通血液。實健身良法也。予等寓處。去校約半英里。每日往返三次。雖嚴寒。雪深三尺。亦必徒步。如此長日運動。胃乃大健。食量兼人。

於今回憶勃朗母夫人之爲人。實覺其可敬可愛。得未曾有。其道德品行。都不可及。凡知媪之歷史者。當能證予此言不謬。計其一生艱苦備嘗。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然卒能自拔於顚沛之中。嘗自著一詩自况。立言幽閑沉靜。怡然自足。如其爲人。

校長海門君之志趣。旣如前所述。其於古詩人中。尤好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於古之大演說家。則服膺威白斯特。Daniel Webster 於此可想見其所學。其敎授法極佳。能令學生於古今文藝佳妙處。一一了解而無扞格。每日登堂授課。初不屑屑於文法之規則。獨於詞句之構造及精義所在。則批卻導窾。詳釋無遺。以彼文

學大家。出其爲文之長技。用於演講。故出言咸確當而有精神。大教育家阿那博士Dr. Arnold 之言曰。善於教育者。必能注意於學生之道德。以養成其優美之品格。否則僅僅以學問知識。授於學生。自謂盡其能事。充乎其極。不過使學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書。或一具有靈性之鸚鵡耳。曷足貴哉。海君之爲教授。蓋能深合阿那博士所云教育之本旨者也。予在孟松學校時。曾誦習多數英國之文集。皆海君所親授者。

在孟松之第一年。予未敢冀入大學。蓋予等出發時。僅以二年爲限。一八四九年。卽須回國也。三人中。以黃勝齒爲最長。一八四八年秋。黃勝以病歸國。僅予與黃寬二人居恆晤談。輒話及二年後之方針。予之本志。固深願繼續求學。惟一八四九年後。將恃何人資助予等學費。此問題之困難。殆不啻古所謂戈登結。幾於無人能解者。則亦惟有商之於海門校長及勃朗君耳。幸得二君厚意。允爲函詢香港資助予等之人。迨得覆書。則謂二年後如予二人願至英國蘇格蘭省愛丁堡大學習專門科者。則彼等仍可繼續資助云云。予等蒙其慷慨解囊。歷久不倦。誠爲可感。嗣予等互

商進止。黃寬決計二年後至蘇格蘭補此學額。予則甚欲入耶路大學。故願仍留美。議既定。於是黃寬學費已可無恐。予於一八四九年後。藉何資以求學。此問題固仍懸而未決也。亦惟有泰然處之。任予運命之自然。不復爲無益之慮。此事既決。予於一八四九年暑假後。遂不更治英國文學。而習正科初等之書。翌年之夏。二人同時畢業。黃寬旋卽妥備行裝。逕赴蘇格蘭入愛丁堡大學。予則仍留美國。後亦卒得入耶路大學。予與黃寬二人。自一八四〇年同讀書於澳門瑪禮聖學校。嗣後朝夕切磋共筆硯者垂十年。至是始分袂焉。

黃寬後在愛丁堡大學習醫。歷七年之苦學。卒以第三人畢業。爲中國學生界增一榮譽。於一八五七年歸國懸壺。營業頗發達。以黃寬之才之學。遂成爲好望角以東最負盛名之良外科。繼復寓粵事業益盛。聲譽益隆。旅粵西人歡迎黃寬。較之歡迎歐美醫士有加。積資亦富。於一八七九年逝世。中西人士臨弔者無不悼惜。蓋其品行純篤。富有熱忱。故遺愛在人。不僅醫術工也。

第五章　大學時代

予未入耶路大學時。經濟問題。既未解決。果何恃以求學乎。雖美國通例。學生之貧乏者。不難工作以得學費。然此亦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身履其境。實有種種困難。而舍此更無良策。計予友在美國人中可恃以謀緩急者。惟勃朗及海門二君。勃朗卽攜予赴美者。海門則予在孟松學校時。嘗受其教育者也。予既無術自解此厄。乃乞二人援手。彼等謂予。孟松學校定制。固有學額資送大學。蓋爲勤學寒士而設。汝誠有意於此。不妨姑試之。第此權操諸校董。且願受其資助者。須先具志願書。畢業後願充教士以傳道。乃克享此利益。予聞言爽然自失。不待思索。已知無補額希望。故亦決意不向該校請求。數日後。諸校董忽召予往面議資遣入學事。是殆勃朗與海門二君。未悟予意。已預爲予先容矣。校董之言正與勃朗海門同。謂畢業後歸國傳道則可。第具一志願書存查耳。此在校董一方面。固對予極抱熱誠。而予之對於此等條件。則不能輕諾。予雖貧。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學。無論何業。將擇其最有益於中國者爲之。縱政府不錄用。不必遂大有爲。要亦不難造一新時勢。以竟吾素志。若限於一業。則範圍甚狹。有用之身。必致無用。且傳道固佳。未必卽爲造福中國獨一無

二之事業。以吾國幅員若是其遼闊。人苟具眞正之宗教精神。何往而不利。然中國國民信仰。果何如者。在信力薄弱之人。其然諾將如春冰之遇旭日。不久消滅。誰能禁之。況志願書一經簽字。卽動受拘束。將來雖有良好機會。可爲中國謀福利者。亦必形格勢禁。坐視失之乎。余旣有此意。以爲始基宜愼。則對於校董諸人之盛意。寧抱歉衷。不得不婉辭謝之。嗣海門悉予意。深表同情。蓋人類有應盡之天職。決不能以食貧故。遽變宗旨也。

人生際會。往往非所逆料。當予却孟松校董資助時。爲一八五〇年之夏。勃朗方至南部探視其姊。順道訪喬治亞省薩伐那婦女會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 Ga. 之會員。談次偶及予事。遂將得好消息以歸。尤幸者勃朗之歸適逢其會。設更晚者。則予或更作他圖。不知成如何結果矣。渠對於予之意見。亦深以爲然。因語余薩伐那婦女會會員已允資助。此豈前此夢想所及者。遂束裝東行。赴紐海文New Haven 逕趨耶路大學投考。居然不在孫山之外。蓋予於入大學之預備。僅治拉丁文十五月。希拉文十二月。算術十閱月。於此短促之歲月中。復因孟松左近地

方。新造鐵路築路之際。學校不得不暫時停輟。而予之學業。遂亦因以間斷。同學之友。學程皆優於余。竟得入轂。事後追思。不知其所以然。余之入耶路大學。雖尙無不及格之學科。然在教室受課。輒覺預備工夫。實爲未足。以故備形困難。蓋一方面須籌畫經費使無缺乏之虞。一方面又須致力所業。以冀不落人後也。尙憶在第一年級時。讀書恆至夜半。日間亦無餘晷爲游戲運動。坐是體魄日就羸弱。曾因精力不支。請假赴東溫若 East Windsor 休息一星期。乃能繼續求學焉。

至第二年級。有一事尤足困予。則微積學是也。予素視算術爲畏途。於微積分尤甚。所習學科中。惟此一門。總覺有所捍格。雖日日習之。亦無絲毫裨益。每試常不及格。以如是成績。頗懼受降級之懲戒。或被斥退。後竟得越過此難關。則賴有英文爲助。美國大學制。每級分數班。每班有主任教員。專司此班中學生功課之分數。學生欲自知其分數多寡者。可問主任教員。予班之主任教員。曰白洛及 Blodget 乃教拉丁文者。予在二年級時。自慚分數過少。至不敢向教員探詢。私意或且降級。幸英文論說頗優。第二第三兩學期。連獲首獎。故平均分數。猶得以有餘補不足。自經兩次

獲奬。校中師生。異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然余未敢略存自滿心。以予四學年中平均分數之少。捫心慚汗。若因人之譽己而趾高氣揚。抑自欺之甚矣。

第二學年之末及第三學年。學費漸充裕。以校中有二三年級學生。約二十人。結爲一會。共屋而居。另倩一人爲之司飲膳。予竭力經營。獲充是職。晨則爲之購辦蔬餚。飯則爲之供應左右。後此二年中予之膳費。蓋皆取給於此。雖所獲無多。不無小補。蔭伐那婦女會。既助予以常年經費。阿立芬公司亦有特捐相助。此外予更得一職。爲兄弟會管理書籍。兄弟會者。校中兩辯駁會之一也。會有一小藏書樓。予以會員之資格。得與是選博徵資焉。

第四學年。兄弟會中仍舉予爲司書人。每歲酬予美金三十元。予既得此數項進款。客囊乃覺稍裕。不復以舉債爲生。若例以小村落中之牧師。每年薪俸所入。亦不過二三百金。彼且以贍養八口之家而無缺乏。則予以個人而有此。又有婦女會贈予以襪履等物。更不必自耗囊金。於此猶云不足。則亦過矣。

予於一八五四年畢業。同班中畢業者。共九十八人。以中國人而畢業於美國第一

等之大學校。實自予始。以故美國人對予感情至佳。時校中中國學生。絕無僅有。易於令人注目。又因予嘗任兄弟會藏書樓中司書之職二年。故相識之人尤多。同校前後三級中之學生。稔予者幾過半。故余熟悉美國情形。而於學界中交游尤廣。予在校時。名譽頗佳。於今思之。亦無甚關係。浮雲過眼。不過博得一時虛榮耳。

予當修業期內。中國之腐敗情形。時觸予懷。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輒爲之怏怏不樂。轉願不受此良教育之爲愈。蓋既受教育。則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範圍亦廣。遂覺此身負荷極重。若在毫無知識時代。轉不之覺也。更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制。此痛苦與壓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轉毫無感覺。初不知其爲痛苦與壓制也。故予嘗謂知識益高者。痛苦益多。而快樂益少。反之。愈無知識。則痛苦愈少。而快樂乃愈多。快樂與知識。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雖然持此觀念以論人生之苦樂。則其所見亦甚卑。惟怯懦者爲之耳。此其人必不足以成偉大之事業。而趨於高尚之境域也。在予個人而論。尤不應存此悲觀。何也。予既遠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倖遂予求學之志。雖未能事事如願以償。然律以普通

敎育之資格。予固大可自命爲已受敎育之人矣。既自命爲已受敎育之人。則當旦夕圖維。以冀生平所學。得以見諸實用。此種觀念予無時不耿耿於心。蓋當第四學年中尙未畢業時。已預計將來應行之事。規畫大略於胸中矣。予意以爲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敎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予後來之事業。蓋皆以此爲標準。專心致志以爲之。溯自一八五四年予畢業之時。以至一八七二年中國有第一批留學生之派遣。則此志願之成熟時也。

第六章　學成歸國

自予畢業耶路大學。屈指去國之日。忽忽十年。予之初志。所望甚奢。本欲延長留學年限。冀可學成專科。蓋當予在耶路大學時。校中方創一雪費爾專門學院。 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院長爲諾德君 Prof. Norton 予修業時。曾入此院附習測量科。擬爲將來學習工程之預備。設予果能學成專科以歸國者。自信予所企望之事業。將益易於著手也。惜以貧乏。不能自籌資斧。助予之友。又不願予久居美國。彼蓋

目予爲中國有用之人材。慮予久居不歸。樂不思蜀也。於是捐棄學習專科之奢願。而留學時期，於以告終。美人中勸予歸國最力者。其一爲白禮特。Perit 其人執業於美國某東方公司中。其二爲阿立芬特兄弟公司 Olyphant Brothers 之主人翁。所謂阿立芬特公司。卽八年前曾以帆船載予來美而不取值者。此數人之見解皆甚高尙。其所以慫恿予歸中國。非有私意存於其間。蓋欲予歸國後熱心傳道。使中國信仰上帝。人人爲耶穌教徒耳。

有麥克教士 Rev. William Macy 者。於一八四五年至香港代勃朗爲瑪禮孫學校 Morrison School 教員。於前第二章中已言及之。迨後瑪禮孫學校解散。麥克乃重歸美國。復入耶路爲學生。茲復經美國教會派往中國傳道。遂於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與予同乘紐約某公司帆船名歐里加 Eureka 者。自紐約首途。時値冬令。爲過好望角最惡劣之時會。蓋隆冬之際。東北風極大。凡帆船向東方行。必遇逆風。無可倖免。而歐里加船此時正依此航路以進行也。此船本爲運貨以赴香港者。舟中乘客。除予及麥克外。實無第三人。起程之日。適彤雲密布。嚴寒襲人。舟又停泊

於東河 East River 中流。不能傍岸。予等乃覓小舟以渡。當登舟時回顧岸旁。不見有一人揮巾空際。送予遠行者。及舟既起碇。岸上亦無高呼歡送之聲。此境此情。甚蕭條也。船初行。先以他船拖至桑得阿克。Sandy Hook 迨出口後乃解纜自行。正值逆風迎面而來。勢殊猛烈。風篷不能扯滿。則張半帆。旁行斜上。曲折以進。船中載貨極少。即欲覓一壓艙之重物。亦不可得。以故衝擊風浪中。顚簸愈甚。滄海一粟。如明星倒影水中。蕩漾不定。此航路之惡。爲夙昔所著稱。固非自今日始也。由桑得阿克以至香港。幾無平穩之一日。計水程凡一萬三千海里。船行歷一百五十四日乃達目的。予生平航海不爲不多。然寂寞無聊。則未有如此行之甚者。船主名輝布。Whipple籍隸費拉特爾費亞 Philadelphia 城。爲人粗獷無文。以口吃故。舉止尤燥急。每日於船中所爲。令人可笑之事極多。而於晨間則尤甚。彼每晨必登甲板。自船首至船尾。來回急走。以測候天空氣象。有時忽驟止其步。駐足癡立。對逆風吹來之方向。仰首矚天。筋漲面赤。眼珠幾欲突出。暴怒之極。則伸兩手盡力自搔其髮。一若與此煩惱絲有無窮夙憾。必欲根根拔而去之者。如是往來跳躍。齧齒有聲。或以足與

甲板鬬其堅力踣不已。口中作種種褻語。對天漫罵。謂天公之作此逆風。蓋有意與之爲難。阻其進行也。顧船主雖毒罵。而口吃乃期期不可辨。其狀可笑亦復可憐。予初見其狂暴如瘋。頗生憐憫之念。迨後見其無日不如是。乃覺其人可鄙。殊不足憐惜。彼每次向天示威之後。必至力盡筋疲。乃於甲板上獨據胡床。枯坐歷數小時。舟中雖無人願與之接談。而彼固怡然自得。恆力搓其兩手。自語自笑。狀若無辜之瘋人。長途中凡其舉動。非瘋非傎。船中水手。司空見慣。不以爲奇。雖外貌不敢顯輕侮之色。而心中固無不匿笑其爲人也。舟行之際。一切調度。全由大副一人指揮。此大副之專制。不啻海中一暴君。幸水手皆爲哪喊及瑞典兩國之人。故尙肯服從其命令。若在美國人遇此野蠻無人理之事。必不能堪。或且起暴動以爲對待矣。蓋此船主大副之役使水手。有如牛馬。日夜無少停。途中所得暫事休息者。惟船行至熱帶時。適風波平靜之數日耳。予稽旅行之日記册。計自解纜後約行兩星期。始至馬加撒海峽。Macassar Strait 舟中人殆無一不生厭倦之心。過海峽後。船主乃揚言於衆曰。予此行所以不幸而遇逆風者。以舟中有約拿其人在也。(相傳約拿爲古時

先知。運最蹇。一日航海遇暴風。舟且覆。同舟者拈鬮以求罪人。適得約拿。舉而投諸海。風乃立止云）語時故使予友麥克聞之。其意蓋以約拿况麥克也。予友聞是言。絕不介意。惟對予目笑而存之。時予方與麥克談論舟過海峽事。乃語麥克曰。設以予司此船者。過此海峽不過十日足矣。語時亦故高其聲浪。使船主聞之。一則報復其語侵麥克。一則使彼自知其航術未精也。

當隆冬之際。設行舟不過好望角而繞亨角 Cape Horn 以進。利便實甚。蓋如是則可得順風。不獨縮短航海之期。且可省船主無數氣力。但予以乘客資格。亦莫知其內容眞相。該公司駛行此船。既無甚貨物。又必逆東北風而行。豈其於經濟上有特別之目的耶。若以予意。則必經亨角遵新航路以行。而予又可藉此耳目一新矣。

船近香港時。有領港人至船上。船主見其爲中國人。乃倩予爲舌人。詢其近處有無危險之暗礁及沙灘。予默念此暗礁與沙灘者。中國語不知當作何辭。久思不屬。竟莫達其意。幸領港人適解英語。乃轉告予以暗礁、沙灘之中國名詞。噫。此領港人者。竟爲予回國後之第一國語教授。不亦異乎。船主及麥克等見予狀。咸笑不可仰。予

自念以中國人而不能作中國語。亦無詞以自解也。

登陸後予第一關懷之事。爲往視予友蕭德魯特。Shortrede 蕭德魯特者。中國日報 China Mail 主筆。予在孟松學校時。彼曾以資助予一年有餘。蓋予之老友也。把晤後彼卽邀予過其家。小作勾留。旋赴澳門省視吾母。予去家日久。慈母倚閭懸念。必至望眼欲穿矣。予見母之日。以一時無從易中國衣。乃仍西裝以進。是時予已鬚矣。若循中國習慣。則少年未娶者。不應若是早鬚也。予見母無恙。胸中感謝之心。達於極點。轉無一語能出諸口。質言之。予此時喜極欲涕。此種狀況。實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母見予立現一種慈愛之色。以手撫摩予身且遍。謂此十年中思見兒而不可得也。予知母尙未悉予旅美之詳情。乃依坐膝下。告之曰。母乎。兒方經一五六閱月可厭之長期旅行也。然今幸無恙。已得抵家省母矣。兒自離膝下。前後已有八年。此八年中。在在皆遇良友。能善視兒。故兒身常健無疾病。兒在校肄業。常思藉此時學習。以爲將來效力祖國之預備。守此宗旨。八年如一日。當未入大學之前。又曾先入一預備學校。於預備學校畢業後。乃入耶路大學。耶路大學在美國爲

最著名大學之一。校內所訂課程。必四年乃能畢業。此兒所以久客異鄉。今既畢業於該校。遂得一學士學位。美國之學士。蓋與中國之秀才相仿。語次隨出一羊皮紙以示母。且告之曰。此卽畢業文憑也。凡得畢業於耶路大學者。卽在美國人猶視爲榮譽。況兒以中國人而得與其列耶。予母聞言。乃詢予此文憑與學位。可博獎金幾何。蓋予母固未知其效用如何也。予乃告母曰。此非可以得獎金者。第有文憑。則較無文憑之人。謀事爲易。至大學之給學位。亦非有金錢之效用。惟已造就一種品格高尚之人材。使其將來得有勢力。以爲他人之領袖耳。大學校所授之教育。實較金錢尤爲寶貴。蓋人必受教育。然後乃有知識。知識卽勢力也。勢力之效用。較金錢爲大。兒今既以第一中國留學生畢業於耶路大學。今後吾母卽爲數萬萬人中第一中國留學生畢業於美國第一等大學者之母。此乃稀貴之榮譽。爲常人所難得。兒此後在世一日。必侍奉吾母。俾母得安享幸福。不使少有缺乏也。予之爲此大言不慚。非敢自矜自滿。不過欲博吾母歡心耳。母聞予言果甚樂。面有笑容。旋謂予曰。吾見兒已蓄鬚。上有一兒。尚未蓄鬚。故吾意汝去鬚爲佳。予聞母言。卽如命趨出。召匠

立薙之。母見予狀。樂乃益甚。察其意以爲吾子雖受外國教育。固未失其中國固有之道德。仍能盡孝於親也。予此時胸中愛母之忱。恨未能剖心相示。此後予每盡力所能及以奉予母。頤養天年。迨一八五八年予母棄養。壽六十有四。計去予失怙時。凡二十四年。予母逝時。予適在上海。未能見一面。實爲終天遺憾。

一八五五年予居粵中。與美教士富文Vrooman君同寓。地名咸蝦欄。與行刑場頗近。場在城外西南隅。鄰珠江之濱。予之寓此。除補習漢文而外。他無所事。以予久居美洲。於本國語言。幾盡忘之。至是乃漸復其舊。不及六月。竟能重操粵語。惟唇舌間尙覺生硬耳。至予之漢文。乃於一八四六年游美之前所習者。爲時不過四年。以習漢文。學期實爲至短。根基之淺。自不待言。故今日之溫習。頗極困難。進步極緩。夫文字之與語言。在英文中雖間有不同之點。究不若中國之懸殊特甚。以中國之文字而論。燏煌華麗。變化萬端。雖應用普及全國。而文字之發音。則南北互異。東西懸殊。至於語言。則尤龐雜不可究詰。如福建江蘇安徽等省。卽一省之中。亦有無數不同之方言。每値甲乙兩地人相遇。設各操其鄉談。則幾如異國之人。彼此不能通解。此

乃中國語言文字上特別困難之處。爲各國所無者。

當予在粵時。粵中適有一暴動。秩序因之大亂。此際太平天國之軍隊。方橫行內地。所向披靡。而粵亂亦適起於是時。顧粵人之暴動。初與太平軍無涉。彼兩廣總督葉名琛者。於此暴動發生之始。出極殘暴之手段以鎭壓之。意在摧殘方茁之花。使無萌芽之患也。統計是夏所殺。凡七萬五千餘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無辜冤死。予寓去刑場纔半英里。一日予忽發奇想。思赴刑場。一覘其異。至則但見場中流血成渠。道旁無首之尸。縱橫徧地。蓋以殺戮過衆。不及掩埋。且因驟覓一遼曠之地。爲大壙以容此衆尸。一時頗不易得。故索任其暴露於烈日下也。時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或九十度以上。致刑場四圍二千碼以內。空氣惡劣如毒霧。此纍纍之陳尸。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飽。皆作赭色。餘血盈科而進。匯爲汚池。空氣中毒菌之瀰漫。殆不可以言語形容。據此景象。加以粵省人烟之稠密。在理當發生極大之瘟疫。乃竟得安然無恙。寧非怪事。後聞於城西遠僻處。覓得一極大溝渠。投尸其中。任其自然堆疊。以滿爲度。遂謂盡掩埋之能事矣。當時有往觀者。謂此掩

埋之法。簡易實甚。擲尸溝中後。無需人力更施覆蓋。以尸中血色之蛆。已足代赤土而有餘。不令羣尸露少隙也。此種情形。非獨當時觀者酸鼻。至今言之。猶令人欲作三日嘔。人或告予。是被殺者有與暴動毫無關係。徒以一般虎狠胥役。敲詐不遂。遂任意誣陷置之死地云。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獨令世紀中無事可與比擬。卽古昔尼羅 Nero 王之殘暴。及法國革命時代之慘劇。殺人亦無如是之多。罪魁禍首。惟兩廣總督葉名琛一人。實尸其咎。葉爲漢陽人。漢陽於太平軍起事時卽被佔據。遂遭兵火之刼。人謂葉在漢陽本有極富之財產。此役盡付焚如。故對於太平軍。恨之切齒。而太平軍之首領。又多籍隸兩廣。於是葉乃遷怒於兩廣人民。一八五四年。既攫得兩廣總督之權位。遂假公濟私。以報其夙怨。粤人乃無辜而受其殃矣。葉之戮人。不訊口供。捕得卽殺。有如牛羊之入屠肆。此殺人之惡魔。天所不容。其罪惡滿盈之一日。且不旋踵而至。彼固猶在夢中也。未幾。葉因事與英政府釀成大交涉。爲英兵所擄。幽之印度極邊杳無居人之處。遂於此荒涼寂寞之區。苟延殘喘。以度其含垢忍辱之餘生。不特爲全國同胞所唾駡。抑亦爲全世界人所鄙棄也。

予自刑塲歸寓後。神志懊喪。胸中煩悶萬狀。食不下咽。寢不安枕。日間所見種種慘狀。時時纏繞於予腦筋中。憤懣之極。乃深惡滿人之無狀。而許太平天國之舉動爲正當。予既表同情於太平軍。乃幾欲起而爲之嚮應。及後深思靜慮。乃覺此舉鹵莽。究非妥善之策。不若仍予舊有計畫。先習國語與漢文。俟其嫻熟。乃依一定之方針。循序而進。庶可達予夙昔之希望也。

第七章　入世謀生

前章言予習國文。旣極困難。未可遂云有得。而於中國語言。則漸復舊觀。談話無虞扞格。於時頗思於社會中得一職守。此非僅爲家人衣食。欲有所藉手。達予維新中國之目的。謀食亦謀道也。

有美教士曰派克 Parker 者。彼邦醫學博士。奉美教會之命。來華傳道。懸壺於粵有年。此時方爲美政府之特別委員。暫代公使事。時吾華尚無各國全權公使。北京之應設公使與否。在磋商中。國際上尚未有互派公使之條約。派克博士之於外交。非有特別經驗。其於律學。亦非專門。徒以其旅華日久。習中國之語言風俗。故美政

府以此任之。予有友曰歇區可克。Mr. M. N. Hitchcock 亦美人。與派克有舊。乃紹介予為派克處書記。予前在古夫人小學時。已耳派克博士名。渠亦畢業於耶路大學者。因與予有同校之誼。頗相得。其辦事地點。在粵之省垣。惟夏季則至澳門避暑焉。予在派克處。事少薪薄。月十五金耳。予樂就之。意本不在金錢。欲藉派克力識中國達官。庶幾得行予志。顧派克雖攝公使。乃非近水樓臺。知予之計畫甚左。三月後遽自行辭職。赴香港習法律。香港有老友蕭德魯特 Shortrede 君。遇予素厚。因主其家。無何蕭薦予于香港高等審判廳為譯員。月薪七十五金。處境略裕。乃稍稍放膽。潛心治法律。英國審判廳制度。律師資格凡兩種。曰小律師。Solicitors 專司收集證據。抄閱公文。及摘述案情始末。以備辯護之材料。而已不出庭。曰大律師。Barristers 則出庭司辯護者。予從予友蕭德魯特之言。學習第一種律師事業。余之為此可謂鑄錯。蓋香港為英國之殖民地。予以中國人而律師於此。是以外人侵入英國法律團體。損彼利益。分我盃羹。必召英律師之惡感。以余之魯鈍。未計及此。一誤也。又予所師事者。乃一尋常律師。此時有一總律師。思羅致予於門下。乃舍此

就彼。二誤也。一時失檢。有此二誤。他日之離香港。卽種因於此矣。

因第一着之誤。致香港律師。合羣力以拒予。一時新聞界。惟予友薔德魯特主筆之中國日報。差無貶詞。餘皆連篇累牘。肆意攻擊。若輩以爲予於中西文字。皆所擅長。設於香港律師界得占一席。則將來凡涉於華人訴訟事件。必爲予個人壟斷。英律師且相將歸國。故對於予之學法律。出全力以拒之。因第二着之誤。又得罪於總律師。其人曰安師德 Anstey 曾欲就其權力所及。爲予闢一實習律師之途。因上書英政府。請允中國人之在香港者。苟試驗及格。有充律師之權利。並草擬章程。附於請願書後。按法定手續。此舉必須經英國議會之通過。乃成爲殖民地之單行法。則其事之不易可知。旋竟邀英政府之允准。著爲定律。是總律師之所以爲予盡力者。不可爲不至。顧予乃不就籠絡。事後始知。予誠爲負負。予既另事律師派森 Parson 爲師。總律師則大恚。每相值於法庭繙譯時。輒事事苛求予短。不復如前之謙和。於是予以一身受雙方衝擊。覺在香港已無立足餘地。抑不獨予處境困難。予師派森。亦復日坐針氈。身爲衆矢之的。而無可抵抗。彼乃不得不自謀。取消予學律之合同。

予既受此排擠。自念戀戀於此。殊非計。不如辭職。去而之他。予去未久。派森亦以他故棄其香港事業。買棹歸英。

今回憶在港時短期歷史。轉覺學律未成。爲予生幸事。使當日果成一香港律師。則所成事業。必甚微末。且久居英國殖民地。身體爲所拘束。不能至中國內地。與上流社會交游。蹤使成一著名律師。博得多金。亦安所用之。余既去香港。於一八五六年八月。乘一運茶船北赴上海。船名佛羅稜司 Florence 乃自美國波司頓 Boston 來者。船主名都瑪勒司克。 Dumaresque 此船爲所自有。船之名。卽船主女公子名也。憶一八五五年予自美歸國時。所乘歐里加 Eureka 船之船主。以較今日之都船主。不可同日語。都之爲人。仁厚而通達。彬彬有禮。彼聞予名後。卽極表歡迎。立以由港至上海之船票贈予。不取值。此行程期僅七日。船未抵岸。而予與船主二人。已於此短期內成莫逆交矣。

予抵上海未久。於海關譒譯處謀得一職。月薪七十五兩。折合墨銀可百元。因中國向無銀圓。墨西哥銀幣輸入遂流行也。此職之薪金。固已較香港高等法庭譯員爲

優。卽所事亦不若彼繁重可厭。惟予性好勞動。轉嫌太簡易耳。此時辦公時刻外。頗多餘晷。在寓讀書。如是者三月。旋覺此事於予。亦不相宜。使予果願獨善其身。爲一潔己奉公之人。則絕不應混跡於此。蓋此間有一惡習。中國船上商人。與海關中通事。咸通聲氣。狼狽爲奸。以圖中飽。予既知此。乃深惡其卑鄙不屑與伍。以自汚吾名譽。乃決意辭職。而苦無詞。某日予逕訪總稅務司。故問之曰。以予在海關中奉職。將來希望若何。亦能升至總稅務司之地位乎。彼告予曰。凡中國人爲繙譯者。無論何人。絕不能有此希望。予聞言退出。立作一辭職書投之。書謂予與彼受同等教育。且予以中國人爲中國國家服務。奈何獨不能與彼英人享同等之權利。而終不可以爲總稅務司耶。予書入後。總稅務司來 Mr. Lay 君。初不允予請。面加慰留。令勿去職。且誤會予之此舉爲嫌俸薄。故以辭職相要挾。因許月增予俸至二百兩。噫。彼固以爲中國人殆無一不以金錢爲生命者。寧知衆人皆醉之中。猶有能以廉隅自守。視道德爲重。金錢爲輕者耶。且予之爲此。別有高尙志趣。並不以得升總稅務司爲目的。予意凡欲見重於人者。必其人先能自重。今海關中通事及其餘司一職者。幾

無一不受賄賂。以予獨處此濁流中。決不能實行予志。此辭職之本意也。辭職書中。亦不明言及此。四閱月後。卒離去海關。而另覓光明磊落之事業。

同事諸友。見予棄此二百兩厚俸。圖不可必之事。莫不目予爲痴。是燕雀不知鴻鵠也。予之操行差堪自信者。惟廉潔二字。無論何往。必保全名譽。永遠不使玷污。予非不自知歸國以來。未及一年。已三遷其業。若長此見異思遷。則所希望之事業。或且如幻燈泡影。終無所成。又非不自覺予之希望過奢。志向過高。頗難見諸實行也。第念吾人競存於世界。必有一定之希望。方能造成眞實之事業。予之生於斯世。既非爲哺餟而來。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則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實行於中國耶。一旦遇有機會。能多用我一分學問。卽多獲一分效果。此豈爲一人利益計。抑欲謀全中國之幸福也。予於所事。屢次中輟。豈好爲變遷哉。

第八章　經商之閱歷

予離海關後。至某英商公司爲書記。此公司專收中國絲茶者。予之入此。不過暫借枝栖。然雖相處僅數月。獲益良多。於商家內幕及經商方法。已略知梗概。於他日事

業。關係實多該公司自余就事六閱月。而停止營業。予乃重爲失業之人。此時如投身大海中。四顧茫茫。不知方針當何向。計予爲書記。六閱月中。値意外之事二。是亦不可不紀。

某星期四之夕。予自蘇州河邊禮拜堂行禱禮歸。經四川路。見有西人成羣在前。人各手一中國紙燈。高舉過頂。晃蕩不定。行路則左傾右斜。作折綫而前。且行且唱。亦有狂呼者。狀似甚樂。道旁中國人見之。皆四竄奔走。若有虎狼追逐者。予行既近。與之相距約百碼。此時頗有騎虎之勢。卽欲退避。亦已無及。予僕本執燈爲予導。此時乃退匿予後。予告以無恐。迤邐前進。不數武。三四被酒西人已迎面至。一人奪予僕手中燈。一則舉足思蹴予。顧被酒已甚。足方舉。身已搖搖欲仆。予見其醉態蹣跚。亦不與較。惟避而過之。旋見在後有清醒者。乃目覩其伴侶之行爲。不加勸止。且顧而樂之。予乃竚立與語。先告以予名。並詢以適欲蹴予及奪僕燈者之名。彼等初不肯吐實。繼予力言縱知其人。必不與之爲難。彼乃告予其中一人名。及在某船中所操之業。嘻異矣。彼所告之人名。蓋卽歐里加 Eureka 船中大副也。此船非他。卽於一

八五五年載予歸國者。今此船又適爲予所處之公司運貨。予乃於翌晨作一函。致其船主。詳告一切。船主閱函甚怒。擲示大副。大副讀未竟。色立變。急奔登岸。向予謝罪。予仍遇以和藹之色。婉言告之曰。君當知美人之在中國。固極受中國人之敬禮者。故凡美人之至中國。尤當自知其所處地位之尊貴。善自保惜。不宜有強暴行爲以自喪其名譽。而傷中國人感情。予之作此函。非欲與君爲難。第欲藉此以盡予之忠告耳。大副聞言。備道感愧。並邀予至其船中。盃酒言歡。訂爲朋友。予謝之。旋自去。此事遂和平了結。

二月後。又值一意外事。此事迥不如前。其結果乃令人不適。當予所處公司停止貿易。所有什物。盡付拍賣。是日中外人士。來者夥多。予亦廁人叢中。駢肩立。適有一體量高六尺餘。雄偉無倫之蘇格蘭人。立於予後。覺有人弄我髮辮。一回顧則彼鄭瞞者。以棉花搓成無數小球。繫予辮上。以爲戲樂。予初不怒。僅婉請其解去。彼交叉兩手於胷。若不聞者。一種傲慢之態。令人難堪。予仍不怒。惟申言之。彼忽驟舉拳擊予頰。勢甚猛。特未見血耳。予勃然不復能忍。以彼偉岸。予長纔及其肩。鬪腕力寧有幸

者。然當時不暇計勝負。卽以其人所施者反之。遽以拳衝其面。拳出至迅。且有力。彼不及防。受創唇鼻立破。流血被面。此蘇格蘭人殆體育家。孔武有力。予之右腕。旋被執不能少動。予方思以足力蹴其要害。適公司主人自旁來。極力解散。彼乃自人叢中擠出。時有人大聲謂予曰。若欲鬭耶。予卽應之曰否。予固自衞。君友先犯予。傷予頰。殊無賴。予發此言聲色俱厲。故使衆人皆聞之。旋退入別室。任他人之論短長。充耳不聽。後有友告予。謂是日英國領事亦在衆中。目睹此事。曾發評論。謂此中國少年。血氣太盛。設彼不自由施行法律（指還擊）者。固可至英國領事公署。控此蘇格蘭人。今既已報復。且又於衆辱之。此其所爲爲已甚。不能更控人矣。此蘇格蘭人者。予前於道中嘗數遇之。故能省識。自互毆後。不出現者一星期。人言彼方閉戶養傷。殆非事實。蓋以被創於一短小之中國人。並受侮辱之辭。故無顏遽出耳。此事雖瑣細無謂。而於租界中頗引起一般人之注意。事閱數日。外人猶引爲談助。更有多數中國人。因聞予爲此事。異常推重。蓋自外人闢租界於上海以來。侵奪我治外法權。凡寄居租界之中國人。處外人勢力範圍之內。受彼族凌侮。時有所聞。然從未有一

人敢與抵抗能以赤手空拳。自衛其權利者。此實由於中國人賦性柔和。每受外人無禮之待遇。輒隱忍退讓。不敢與較。致養成一般無意識外人之驕恣。喧賓奪主。不復以平等遇我同胞也。予意他日中國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權私權之意義。爾時無論何人。有敢侵害其權利者。必有膽力起而自衛矣。近如日人之戰勝俄國。亦足使中國人眼界爲之一廣。不再忍受無禮之待遇。卽外人之以強權蠶食我邊疆。擴充其勢力。我國人亦豈能常聽其自由行動乎。國人夜郎自大。頑固性成。致有今日受人侮辱之結果。歐洲各強國。甚且倡瓜分中國之議。幸美政府出而干涉。乃不得實行。今中國人已稍稍知其前此之非。力圖自振。且自慈禧太后及光緒帝逝世後。時局又爲之一變。究竟中國前途若何。此時尚難逆料也。

自公司閉歇後。予乃爲第四次失業之人。第予本不希望以商業終身者。故雖失業。亦不甚措意。予自歸國以來二年中。於漢文一道。已畧窺門徑。遂不亟亟於謀事。此後惟譯書自食。以度此優遊之歲月。無拘無束。亦殊自由。縱不得多金。固大可藉此以多識商學界上流人物。推廣交游。以遂予之第一目的。予藉譯書之機會。遂得識

一洋公司中之華經理。此公司在上海實爲首屈一指。其行主亦極負一時之盛名。中外商人。無不與之契洽。一八五七年。行主不幸逝世。一時商界中人。無不深爲哀悼。乃撰一長篇誄文。詳述死者一生事業以爲紀念。該公司中人得此誄文。則聘二人以譯成英文。任此譯事者。一爲英國領事公署中書記官。其兄卽曾著中國內亂記者。其一則予也。予之得獲此職。實賴該公司華經理之推荐。初不意予所爲文。竟博外人之稱許。謂較英署書記所譯者爲佳也。予爲此事。不獨爲公司經理所賞識。卽中國商界中人聞同胞中有人能以長篇誄辭。譯成精確之英文。優勝於英人手筆。咸引以爲榮譽。自予文入選爲墓銘。勒之碑石。而本國人中。遂稍稍知予之微名。第此番之博聲譽。與前次迥乎不同。前以毆人稱。今則人人知予爲曾受西國教育之。中。國。學。生。也。

未幾。又有一事。需予臂助。其時黃河決口。江蘇北境。竟成澤國。人民失業無家可歸者。無慮千萬。咸來上海就食。滬上紳商界中負時譽者。聞予名。乃倩予撰一西文募捐啓。向旅滬外人勸募。不數日。竟得西人捐款二萬元。中國慈善會董事。見成效之

速。樂乃無極。後復由董事具名。予爲作函。報告外人以收到捐款之數目。並謝其慷慨解囊之誼。此函旋經滬上某某兩西報登出。故予爲譯事三閱月。而上海之中國人。幾無一不知予爲美國畢業生矣。予之譯事。所以能奏此成效而博此名譽者。皆予友曾繼甫（譯音）之力也。曾君文學極佳。人咸敬而重之。因其在公司日久。故信用尤着。其所往來。皆國中名儒碩學。又以身居商界。故凡中國大資本家及殷實之商家。無論在申或居他埠。亦無不與之相識。予前此所譯之誄文及募捐啓。皆彼所紹介著。曾君後又介予於中國之著名大算學家李君壬叔。予因李君又得識曾公國藩。曾公蓋中國之軍事家及政治家。予之教育計畫。後亦卒賴曾公力爲提倡。乃得實行。予嘗謂世上之事。殆如蛛網。蛛網之牽絲。不能預定。交友之中。究何人能解吾畢生之結。卽如予之因曾（繼甫）而識李。因李而識曾（文正）。因曾而予之教育計畫乃得告成。又因予之教育計畫告成。而中西學術。萃於一堂。充類至義之盡。將來世界成爲一家。不可謂非由此濫觴。則又如蛛網之到處牽連。不知以何處爲止境也。

予因曾繼甫。旋識寶順公司 Dent & Co. 之西經理。經理遇予頗厚。欲命予至日

本長崎爲其分公司之買辦。時日本與各國通商。尚未久也。予則婉辭不就此職。且實告以故。謂買辦之俸雖優。然操業近卑鄙。予固美國領袖學校之畢業生。故予極重視母校。尊之敬之。不敢使予之所爲於母校之名譽少有辱沒。以買辦之身分。不過洋行中奴隸之首領耳。以予而爲洋行中奴隸之首領。則使予之母校及諸同學聞之。對予將生如何之感情耶。人雖有時困於經濟。不得不屈就賤役。爲稻糧謀。第予之貧乏。尚未至此。設君果任予以事者。則予甚願爲公司代表。至內地一行。如是則予不至以金錢之故而犧牲尊貴之身分。予苟得代表公司以收買絲茶。無論或給常薪。或給用費。似較任奴隸首領爲佳也。予言時。予友曾君亦在座。曾君粗解英語。於予言雖知之不詳。固已得其概略。予語畢。乃先辭出。以待彼二人協商。曾君後出。語予謂、綸白 Webb (卽該公司之經理)評予曰。容某雖貧。傲骨殊稜稜。天下貧骨之與傲骨乃往往長相伴而不相離也。談判後數日。曾君告予。謂綸白已決計派予至產茶區域。調查裝茶之情形云。

第九章　產茶區域之初次調查

一八五九年三月十一日。予等乘一小艇。俗名無錫快者。由滬出發。從事於產茶各區域之調查。所謂無錫快。乃一種快艇之名。因在運河流域中無錫縣所創造。故有是稱。無錫距蘇州甚近。蘇州爲名勝之區。與杭州齊名。居民繁庶。物產豐饒。而以絲織品爲尤著。蘇屬城鄉市鎮間。居民往來。咸藉無錫快爲交通利器。其製大小不一。舟中裝設頗佳。便利安適。使乘客無風塵之苦。又有一種專供官紳富商雇乘者。則船身較大。裝飾尤華麗。此種舟皆平底。值順風時。其行甚速。惟遇逆風。則或繫繩於桅。令人於岸上牽之。或搖櫓以進。搖櫓爲中國人長技。尋常之舟。後舵兩旁有櫓。左右舷有鐵樞紐。櫓著其上。搖時一櫓需四人。櫓身爲平面之板。於船尾處在水中左右搖曳。借水力以推舟。速率極大。惟近年中國通行汽船。操此業者爲汽船所奪。故江蘇一帶河面上。民船已漸歸淘汰。從前美國一八五〇年及一八六〇年間。向有帆船駛至東印度及中國。往來裝運貨物。今則海面航業。已爲郵船所奪。其事如一轍也。

予等舟行三日。至杭州。杭州爲浙江省垣。地勢頗不平。正西及西南東北。皆有高山。

全城面積。可三四英方里。南北較長於東西。爲長方形。城之西有湖曰西湖。爲著名名勝。湖面平如鏡。底爲沙泥。水澄碧。游魚可數。由城脚迄西山之麓。皆西湖範圍。傍湖之山。高入霄漢。綿亙直至城北。有若天然堡壘爲城屏障者。錢塘江亦在城西。去城約二英里。江水發源於徽州東南高山中。蜿蜒而下。以趨入杭州灣。去城東約四十英里之處。山水由高處下衝。入於河中。水勢湍激。波濤洶湃。聲如萬馬奔騰。錢塘江中於一定之時間。有所謂錢塘潮者。潮頭高至八九英尺。亦巨觀也。當十二十三世紀時。宋代君主。曾建都於此。故杭州之名。著於歷史。風景絕佳。有多數之公私建築物。如巨寺、高塔、橋梁、陵寢等。能令此特別之天然景物。益增其靈秀。獨惜自宋以後。歷時既久。美麗之建築物。多半頹廢失修。致令杭州昔日之榮譽。漸以湮沒。國家多難。恐未易遽復舊觀也。

三月十五日。予等離杭州。溯錢塘江而上。有地名江口。去杭城東約二英里。亦甚繁盛。河中帆檣林立。商船無慮千數。大小不一。長約五十尺至百尺。闊約十尺至十五尺。吃水不過二三尺。亦皆平底。咸取極堅緻易灣曲之木材爲之。因錢塘江之潮流

曲折紆迴。其底又多礁石。無逆流順水。恆遇極猛烈之激湍。時虞顚覆。故非有極堅固之質。不克經久受衝擊也。舟中以板隔成小室。室各設床榻以備乘客之需。若遇裝貨時。則此隔扇及床榻。可以拆卸。騰出空地以容貨物。全舟若裝配完全上蓋以穹形之篷。乃成圓筒式。狀如一大雪茄。此類船多航行杭州常山間。浙江與江西接壤處。交通多水道。其裝運貨物。大半卽用此船。常山爲浙省繁盛商埠。江西境亦有巨埠曰玉山。與常山相去僅五十華里。二埠間有廣道。坦坦蕩蕩。闊約三十英尺。花崗石所鋪。兩旁砌以碧色之卵石。中國最佳路也。兩省分界處。有石製牌坊。橫跨路中。卽以是爲界石。兩面俱鐫有四大字。曰兩省通衢。以鮮明之藍色塗之。此坊蓋亦著名之古物。可見其商務之盛。由來舊也。當予等自常山至玉山時。漢口九江蕪湖鎭江等處。猶未闢爲通商口岸。汽船之運貨至內地者絕少。而此兩省通衢。苦力運貨。項背相望。耶許相應答也。每日不下數千人。自遊歷家之眼光觀之。饒有趣味。而在中國愛國之士見之。亦足引起其懷古之思。

於揚子江中。行舟可直達四川邊境之荊州。全航路之長。約三千英里。六七省之商

務賴以交通。設中國無歐西各國之干涉。得完全行使其主權。則揚子江開濬後。其利益實未可限量。予敢云全世界中人。必有三分之一。分此幸福也。彼西人者。何不與中國以時機。俾得自行解決其國內問題耶。又如工人問題。自有歐西之汽船電氣及各種機械輸入中國以來。中國工界乃大受其影響。生計事業。幾已十奪其九。非謂不當輸入中國。第當逐漸推行。假以時日。俾人民得徐圖他項事業。以恢復元氣。不宜驟然盡奪其所業也。

三月十五晨五時。予等自江口起碇。適值順風。揚帆而下。一日間幾行一百英里。暮十時舟泊七龍。(按浙省無地名七龍者。或爲七里瀧之誤) 遙望錢塘江之東岸。其露出水面者。岩石層次。歷歷可辨。殆全爲紅砂岩所砌成。岸上隨處皆見有紅砂岩所造之屋。四圍山嶺。晚景尤佳。浙江多佳山水。故隨處皆入畫。

翌日由七龍首途。値大雨如注。舟仍前進不息。下午泊於蘭谿。是日約行四十英里。蘭谿亦浙省大市塲。兩湖所產之工夫茶。咸集此間。由此經杭州以至上海。城中祇有一街。長至六英里。其著名土產。爲極佳之火腿。全國聞名。予等因阻雨。在蘭谿小

住半日。日落後。天色漸霽。遂於夜半十二鐘時。復行至衢州。衢州爲浙省之州城。去年(一八五八年)三月間。爲太平軍所困。歷四月圍乃解。幸尚無大損失云。在衢州旅館中一宿。即遄赴蕭山。蕭山去此可三十英里。因關役查驗繁苛。輿人脚夫。亦難驟覓多人。登岸至不便。抵蕭山後。旋復乘肩輿赴玉山。當晚預雇漁舟。備翌晨赴廣信。廣信去玉山亦三十英里。既過玉山。已行入江西境界。此新航路乃向西北行。順流而下。掠鄱陽湖南岸而至南昌。南昌爲江西省會。城垣外觀頗壯麗。惜予無暇游覽。且不及調查太平軍戰後之狀況若何也。

既過南昌。航路則轉向西南趨湘潭。湘潭即予等最後之目的地。途中歷數城。以於歷史及商業上。無大關係。故略之。湖南之省會曰長沙。予過長沙時。適在夜間。迨四月十五日之晨。乃抵湘潭。湘潭亦中國內地商埠之巨者。凡外國運來貨物。至廣東上岸後。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運至內地。又非獨進口貨爲然。中國絲茶之運往外國者。必先在湘潭裝箱。然後再運廣東放洋。以故湘潭及廣州間。商務異常繁盛。交通皆以陸。勞働工人。肩貨往來於南風嶺者。不下十萬人。南風嶺地處湘潭與廣

州之中央。爲往來必經之孔道。道旁居民。咸藉肩挑背負以爲生。安居樂業。各得其所。迨後外洋機械輸入。復經國際戰爭及通商立約等事。而中國勞働界情勢。乃爲之一變。此不僅擾亂中國工業制度。且於將來全國之經濟實業政治上。皆有莫大影響也。

予等乃各依其所指定之地點。分往各處。收買生茶。以備運往上海裝箱。留湘潭約十日。十日後。擬更赴湖北之荊州。以調查華容地方所產之黃絲。

四月二十六日。離湘潭北行。趨予等所欲赴地點。翌晨八時至湖南長沙。是日適空氣潮溼。同人中咸覺煩瞞不歡。乃相約入城游覽。城中情形。與他處略同。建築街衢等。皆麤劣穢汚。無可觀者。明日乘舟復行。遂過洞庭湖、渡揚子江、入荊河口、以達華容。計離湘潭後。水程十日。所經處尙有太平景象。居民各安農業。禾黍滿望。叱犢時聞。予於此見二村童。共騎一驢。沿途笑語。意至歡樂。他處未見有此也。抵華容後。因覓旅館不得。遂寄榻於某絲行中。行裝甫卸。卽有地方保甲二人來詢旅客姓名職業。行主知其故。卽爲予等代述來意。彼聞爲誠實商人。非爲匪徒。作偵探者。遂滿意

而去。任予等自由動作。不復來相擾矣。予既宣布來意。旋有無數商人。送種種黃絲來。以備選購。是日得各種絲樣。約六十五磅。裝運上海。

兩星期後。各收拾行裝。準備歸計。經漢口後。又赴聶家市。(譯音)聶家市屬長沙。亦產茶區城也。自五月二十六日離華容。於六月五日抵漢口。寓一中國旅館中。天氣既炎熱潮溼。所居復湫隘異常。殊少清新空氣。至爲不適。三日後。有委員三人來查詢。一如在華容時。示以在華容所購之黃絲。及其包皮上所蓋由華容至漢口沿途稅卡之戳。彼等見此。知非匪徒偵探。遂去不復相擾。

漢口當時尚未通商。惟此事已經提議。不久且實行。當太平軍未起事之前。漢口本一中國最重要之商埠。一八五六年。太平軍佔據武昌時。漢口漢陽亦同時失陷。以是漢口之一部。盡被焚燬。頓成一片焦土。當予至時。商業已漸恢復。被焚之區。亦從新建築。第所建房屋。類皆草率急就。若以今日(一九〇九年)之漢口言之。沿岸一帶。貨棧林立。居屋櫛比。類皆壯麗之西式建築。大有歐西景象。非昔比矣。故在今日中國之有漢口。殆如美國之有芝加哥及聖魯意二城。予知不久漢口之商業發達。

居民繁盛。必將駕芝加哥聖路易而上之。予等勾留數日。遂重渡揚子江。趨聶家市產黑茶之地。

六月三十離漢口。七月四日至聶家市及楊柳洞。（譯音）於此二處。勾留月餘。於黑茶之製造。及其裝運出口之方法。知之甚悉。其法簡而易學。予雖未知印度茶之製法如何。第以意度之。印茶旣以機器製造。其法當亦甚簡。自一八五〇年以後。中國人頗思振興茶業。挽回利權。故於人工之製茶法。亦已改良不少。究印度所以奪我茶業利權之故。初非以印茶用機器製造。而華茶用人工製造之相差。蓋產茶之土地不同。茶之性質。遂亦因之而異。印茶之性質極烈。較中國茶味爲濃。烈亦倍之。論葉之嫩及味之香。則華茶又勝過印茶一倍也。總之印茶烈而濃。華茶香而美。故美國俄國及歐洲各國上流社會之善品茶者。皆嗜中國茶葉。惟勞働工人及尋常百姓。乃好印茶。味濃亦値廉也。

八月下旬。所事旣畢。共乘一湖南民船以歸。船中滿載裝箱之茶。以備運滬。於八月二十九日。重臨漢口。計去初次離漢時且兩月矣。此行不復過湘潭。經漢口後。卽自

揚子江順流而下。至九江。過鄱陽湖。鄱陽湖之南岸。有地曰河口。自河口以往。乃遵三月間所經之原路。九月二十一日抵杭州。由杭州復乘無錫快。於九月三十日抵上海。溯自三月以迄十月。凡歷七閱月之旅行。藉此機緣。予得略知內地人民經太平軍亂後之狀況。凡所歷沿途各地。大半皆爲太平軍或官軍所駐紮者。外狀似尚平靜。至於各地人民。經太平軍及官軍搶掠之後。究竟受何影響。則無人能知其眞象矣。惟有一事。令予生無窮之感慨。予素閱中國紀載及旅行日記等書。莫不謂中國人口之衆。甲於全球。故予意中國。當無地不有人烟稠密之象。乃今所見者。則大抵皆居民稀少。與予夙昔所懷想者。大不相符。是則最足以激刺予之腦筋者也。此種荒涼景象。以予所經之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省爲尤甚。當予游歷時。爲春夏兩季。正五穀播種農事方殷之際。田間陌上。理應有多數之驢馬牛畜。曳鋤相接。乃情形反是。良可怪也。

予自內地歸後。十月間復有英友某君。倩予至紹興收買生絲。紹興去杭州西南約二十英里。所產絲頗著名。予在紹興收絲約兩月。忽患瘧。不得已中途輟業。紹興城

內汚穢。不適於衞生。與中國他處相彷彿。城中河道。水黑如墨。以城處於山坳低溼之地。雨水咸瀦畜河內。能流入而不能洩出。故歷年堆積。竟無法使之淸除。總紹興之情形。殆不能名之爲城。實含垢納汚之大溝渠。爲一切微生物繁殖之地耳。故瘧疾極多。予幸不久卽愈。甫能離榻。卽急急去之。

第十章　太平軍中之訪察

一八六〇年。有二美敎士。不憶其名。一中國人曰曾蘭生。擬作金陵游。探太平軍內幕。邀予與偕。予欣然諾之。太平軍中人物若何。其舉動志趣若何。果勝任創造新政府以代滿洲乎。此余所亟欲知也。是年十一月六日。予等共乘一無錫快。自上海首途。時適東北風大作。船順風行頗速。天氣復晴朗。同行諸人。興致殊高。適攜有美國國旗。衆人乘興。遂以插船首。迎風招颭。顧而樂之。旣念此舉殊疏。或誤認吾舟謂有國際關係。而加以盤詰。則徒生枝節。乃急捲而藏之。吾儕此行。擬先至蘇州。本應道出松江。因聞松江方駐有官軍礮艇。恐爲所攔阻。不聽向前。或被遞送還上海。亦殊不便。乃繞道避之。舟離上海。三十英里中。沿途居民安堵。不顯有政治上擾亂情狀。

田家操作自若。方收穫也。然予赴內地調查產茶時。蘇州已爲太平軍占領。蘇滬密邇。故上海租界中西人。咸惴惴惟恐太平軍來占據租界。乃嚴爲戒備。松江各河中亦徼艇密佈。西人守衛隊。亦遠出租界界線之外。嚴密巡邏矣。

十一月九日之晨。船抵蘇州。沿途暢行無阻。絕未遇一官軍。或一太平軍。當此戰爭緊急之際。而巡邏疎略如是。中國人事事不經意。於此可見一班。予等抵蘇州之婁門。先至一軍站。站中有護照。欲赴城內者。必先於此領照。乃得入。出城時仍須繳還之。予等欲入城謁其主將。乞介紹書。俾得直赴金陵。沿途無阻。乃以二人留站守候。先遣二人面軍站長。問四人可否同時入城。二人去時。有該地警察長特派一人伴之行。去一小時而返。謂站長已允所請。於是予等同入城。時城中民政長方公出。遂往謁軍事首領劉某。其人軀幹高大。身着紅衣。有驕矜氣。望而可知爲淺陋無根柢者。彼詢予等赴南京目的。雖返復盤詰。禮遇尙優。旋授一函介紹予等於丹陽主將。並繕一護照。謂持此暢行於無錫常州間。可無留難。劉復紹介予等晤四西人。四人中二美人。一英人。一法人。法人自謂爲法國貴族。因在本國喪失其貲財。故來中國

以圖恢復。英人則自稱係英國副將。其二美國人。一爲醫士。一則販賣鎗彈者。因索値過昂。尙未成議云。之數人者。其所謂貴族副將醫士商人云云。初莫辨其眞僞。其爲冒險而來。各懷所欲。則無疑也。予聞劉頌讚美歌。口齒頗伶俐。日暮返舟。復遣人以鷄羊等物相饋遺。以故此行食品頗充裕。十一月十一日晨。抵無錫。既至。出護照示關吏。果得彼等禮遇。其地之主將某。設筵相款。宴罷。復贈種種乾鮮水菓。且親至舟中送行。予等與談論甚久。後亦頌讚美歌作終結。與蘇州劉某所頌者同。

十一月十二日。離無錫。赴常州。自蘇至丹陽。舟皆行運河中。河之兩岸。道路猶完好。途中所見皆太平軍。運河中船隻頗少。有時經日不遇一舟。運河兩傍之田。皆已荒蕪。草長盈尺。滿目蒿萊。絕不見有稻秧麥穗。旅行過此者。設不知其中眞象。必且以是歸咎於太平軍之殘暴。殊不知官軍之殘暴。實無以愈於太平軍。以予等沿途所見。太平軍之對於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護。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治以極嚴之軍法。非如紂之不善。盜跖之卒徒爲暴。然則仁與不仁。其成敗之代名詞歟。抵常州。日已暮。自無錫至此。沿途房屋。皆空無人居。偶遇一二老叟。提小筐售物。

筐中所貯。橘蛋糕餅菜蔬魚肉等零星食品。見舟來。輒追呼求售。觀其狀。似因年老不能遠逃。故藉此以延喘息。然皆愁苦萬狀。窮蹙無生趣矣。十三日晨六鐘。復解維趨丹陽行。丹陽居民。對於太平軍較有信用。商不輟業。農不輟耕。無荒涼景象。而太平軍之對於人民。亦未聞有虐遇事。相處甚得也。是日之晨。途中見有兵千人。傍晚已望見丹陽雉堞。因暮色蒼茫。故寄宿舟中。翌日破曉入城。謁其地主將。先以蘇州所得之介紹書投入。後知此主將亦劉姓。彼適他出。有副官秦某（疑卽天官秦日昌）出迎。蓋文職也。爲人和藹可親。禮貌周至。予等與談。偶詢以太平軍中宗教信仰。秦君自謂對於耶穌教之觀念。皆得諸其首領洪秀全。其言曰。

吾等所崇拜之天主。卽在天之父。天父之外。復有耶穌及聖靈。三位一體。合成眞人。是曰上帝。耶穌教分爲二派。一曰舊派。一曰新派。太平軍則棄新派而從舊派。吾等之天王。曾至天上面謁天父。天父命其降世行道。掃除一切罪惡。指引一切迷路。毀滅偶像及其他一切邪教之迷信。曉諭百姓。使人人咸知天主之眞體。其責任蓋甚重大也。天王之至天上。其爲靈魂御空而行。抑爲肉體白日飛昇。則非吾等所能知。

但天王自言。天王之尊。猶不能與天主相提並論。世人之當崇拜天主。乃爲宗教上之崇拜。至天王之受世人敬禮。不過猶世上皇帝之尊榮。爲臣民者對其君上。當極其尊敬而已。天王之位。錫自天主。與耶穌爲兄弟行。此所謂兄弟者。非謂其爲同父共母所生。第因天王與耶穌皆爲上帝先後所派之天使。其至世界上普渡衆生。爲世人贖罪。天王啣此使命在耶穌後。故當兄事耶穌耳。至太平軍中之教規。有所謂飲三杯茶者。乃表感謝上帝之心。初不含贖罪意義。其數之以三者。亦與三位一體之教旨無關。卽一杯二杯。本無不可。而必捨一捨二而擇三者。則以三之爲數乃中國人素來崇尙。如古語稱天地人爲三才等是也。若言贖罪。則無論何等供養祭獻。絕不能贖吾人罪孽於毫末。此權蓋盡操諸耶穌之手。世人但盡其眞心懺悔之忱。則耶穌自能爲之救贖。否則雖祭奉亦無益。卽天王自己。亦長日兢兢業業。惟恐或得罪於天主云。

秦某言次。又論及戰爭時軍民必分處之故。謂中國亘古以來。無論何代。依向來之習慣。凡遇戰爭時。人民必退處田野。軍士則駐守城中。所謂攻城略地。能攻克一城。

則城外之地。可唾手得也。又言自蘇至此。運河兩旁荒涼之況。其故有三。一爲張玉良軍隊退敗時所焚燒。一爲土匪所搶掠。一則太平軍之自燬也。當忠王（卽李秀成）在蘇州時。嘗竭力欲禁搶掠之風。懸重賞以募奇才。謂有能出力禁絕焚掠之事者。立酬鉅金。並頒以爵位。又下令三通。一不許殘殺平民。二不許妄殺牛羊。三不許縱燒民居。有犯其一者。殺無赦。迨後忠王至無錫。曾有一該地長官。縱任土匪。焚燬民居。忠王乃戮此長官以警衆。忠王與英王（卽陳良玉）之爲人。皆極聰穎。不獨擅於軍旅之事。文學亦極優長云。

秦某又言攻略各地之情形。及一八六〇年春間官軍圍攻金陵之失敗。語次並出一函相示。函爲徽州某主將所發。內云。曾國藩已受大創。現方爲太平軍所困。四面受敵。據其函中所言。似曾國藩已戰歿陣中矣。秦某復謂張玉良攻金陵敗退後。已受傷咯血。現在杭州養痾。一時不能復出。運河一帶。居揚子江之北者。皆入太平軍掌握。而忠王英王。則居上游。方謀取湖北。石達開經略四川雲貴等省。鎭江近方被圍。更有西王率軍駐紮於此。以指揮江南全境云云。當日太平軍勢力所及。蓋如此。

是日於秦處晚餐。入夜歸宿舟中。明日復入城。謁劉主將。又不値。僅晤其中軍某。因請其設法護送予等至南京。中軍允諾。屬以所乘舟可暫留丹陽。彼能善爲守護。勿使有失。歸途出此再乘之。固甚便也。翌晨。(十六日)予等遂徒步出丹陽。行十五英里。至一鎭曰寶堰。其地去句容六英里。鎭中覓宿頗不易。主人皆貧苦不支。對於外來之客。尤懷疑懼。費幾許唇舌。僅於隘巷中得空屋。無几案床榻。以稻藁席地而已。次晨。居停老婦以饘粥餉客。瀕行酬以銀一元。九鐘。抵句容。城門盡閉不得入。蓋此時適有謠傳。謂太平軍敗於鎭江。將來此暫避。故句容戒嚴。予等聞此大失望。美敎士至欲折回上海。余意必至南京。持論久之。乃復前進。幸離句容不遠。覓得肩輿及騾。乃不復退縮。

十一月十八日抵南京。予先至。候於南門外。餘人齊集。乃同行入城。城中勞白芝敎士 Rev. Roberts 已遣僕數人迎候於途。遂至勞君寓所。寓近干王洪仁 (疑爲洪仁玕之誤) 軍署。勞白芝美敎士舊友也。旣晤勞君後。彼等殷懃話舊。予則先退至已臥室。長途僕僕。頗覺勞頓。因略盥洗。卽休息。予晤勞君時。未發一語。亦未嘗告以

予之姓名。但前在古夫人小學肄業時。曾晤其人。故一見卽能識之。渠此時所衣爲黃緞官袍。足華式笨履。舉步遲緩。益形龍鍾。勞氏在南京果身居何職。予實未詳。洪秀全之宗教顧問歟。抑太平天國之國務卿耶。

翌日予等謁干王。干王爲洪秀全之姪。（按干王洪仁玕與洪仁達同輩。於洪秀全爲兄弟行。此處云云恐誤）一八五六年。予在香港曾識其人。當時彼方爲倫敦傳道會職員。任中國牧師。其主教爲萊克博士。Dr. Legge 萊克博士。卽著名善譯中國古文者。予曩在香港晤干王時。干語予。將來願於金陵得再相見。今果然矣。干王本名洪仁。迨至金陵與其叔共事。晉爵至王位。乃曰干王。殆取干城之義歟。干王接見予等。極表歡迎。尤樂於見予。寒暄後。卽詢予對於太平軍之觀念若何。亦贊成此舉而願與之共事否。予告以此來初無成見。亦無意投身太平軍中。妄思附驥。第來探視故人。以慰數年來晦明風雨之思耳。干王復固問。余曰。實無他目的。但得略悉金陵實在情形。一釋傳聞之疑。於願已足。惟此次自蘇至寧。途次頗有所感觸。願貢其千慮一得之愚。因言七事。一、依正當之軍事制度。組織一良好軍隊。二、設立武備

學校。以養成多數有學識軍官。三、建設海軍學校。四、建設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經驗之人才。爲各部行政顧問。五、創立銀行制度。及釐訂度量衡標準。六、頒定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以耶穌教聖經列爲主課。七、設立各種實業學校。

此其大略。至若何實行。自非立談所能罄。倘不以爲迂緩。而採納予言。願爲馬前走卒。余之此言。蓋度德量力。自謂能盡力於太平軍者祗此耳。

越二日。干王復邀予等爲第二次談判。既入見。干王乃以予所言七事。逐條討論。謂何者最佳。何者最要。侃侃而談。殊中肯綮。蓋干王居外久。見聞稍廣。故較各王略悉外情。卽較洪秀全之識見。亦略高一籌。凡歐洲各大強國所以富強之故。亦能知其祕鑰所在。故對於予所提議之七事。極知其關係重要。第善善不能用。蓋一薛居州。無能爲役。且此時諸要人。皆統兵於外。故必俟協議。經多數贊成。乃可實行也。

又數日。干王忽遣使來。贈予一小包袱。拆而視之。則中裹一小印。長四英寸。闊一英寸。上鐫予名。又有黃緞一幅。鈐印十三。上書予官階。曰義字。按太平軍官制。王一等爵。義字四等爵。予覩此大惑不解。干王以此授予。意果何居。其以是爲干旌之逮歟。

然未先期得予同意。不可謂招以其道。豈謂四等榮銜。遂足令人感激知己。抑亦隘矣。予每見太平軍領袖人物。其行爲品格與所籌畫實未敢信其必成。乃商之同伴諸人。決計返璧。更親至干王府。面謝其特別之知遇。且告之曰。無論何時。太平軍領袖諸君。苟決計實行予第一次談判時提出之計畫。則予必效奔走。無功之賞。則不敢受。君果不忘故人。願乞一護照。俾予於太平軍勢力範圍中。無論何時。得自由來去。則受賜多矣。干王知不可強。卒從予請。遂於十二月二十四日發出護照。並爲予等代備糧食輿馬。送致丹陽。予等共乘原舟。遄歸。於翌年一月初旬安抵上海。途中追憶太平軍起事情形。及彼中人物之舉動。以爲與中國極有關係。當於下章詳之。

第十一章　對於太平軍戰爭之觀感

革命之在中國。固數見不鮮。聞者疑吾言乎。則試一翻中國歷史。其中所謂二十四朝。非卽二十四次革命寫眞耶。顧雖如此。戰國而外。中國之所謂革命。類不過一姓之廢興。於國體及政治上。無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國二千年歷史。如其文化。常陳陳相因。乏新穎趣味。亦無英雄豪傑。創立不世偉業。以增歷史精神。太平軍戰爭

之起。則視中國前此鼎革。有特異之點。非謂彼果英雄豪傑。以含有宗教性質耳。其魄力至偉能自僻遠之廣西。由西南蔓延東北。而達精華薈萃之金陵。歷時至十五年之久。亦惟宗教之故。此十五年中。滿洲政府幾無日不處於飄搖風雨之中。然於歷史上究有若何精神。則未易輕許也。

太平軍之大戰爭。以宗教觀念爲原質。此觀念來自歐西。耶穌教徒實傳播之。其輸此種子於中國之第一人。爲英人瑪禮孫 Morison 氏。蓋倫敦傳道會所派出者。其後十年。復有美教士勞氏繼踵而起。二氏者。開濬洪秀全知識之功臣也。瑪禮孫善著述。曾譯耶教聖經爲漢文。而譯康熙字典爲英文。雖其書未必當。而後之西人來中國傳教者。咸藉爲津梁。瑪氏所譯聖經。旋經後人加以潤色。漢英字典後亦經多人修正。如梅博士、Dr. Medhurst 文主教、Bishop Boone 雷博士、Dr. Legge 及勃禮區文、Bridgeman 威廉姆司、Williams 諸人。先後增訂。經過多人之手。要不能不藉瑪氏所譯者爲藍本也。瑪禮孫於中國有一最著名之事業。曾於中國得第一耶教信徒。名梁亞發其人。能本耶教宗旨著成傳道書數種。洪秀全求道時，卽以

瑪氏所譯聖經。及梁氏所著書誦習研究。第此等書中。微言奧義。非得人善爲解釋。殊難悟澈。時值美國米蘇鳌 Missouri 省教士勞白芝君在粵傳道。洪秀全乃時至其處請業。二人遂爲莫逆交。迨太平軍起。洪旣雄據金陵。勞氏亦居此處。大抵友而兼師者。故甚清貴。勞苦功高。固宜有此不次之賞。一八六四年。官軍旣克復金陵。勞氏遂不知所終。

洪秀全爲耶穌教徒時。尙醉心科舉之虛榮。曾應小試。不幸鎩羽。乃專心傳道。往來兩粵。宣揚福音於客家 Hakkas 族中。所謂客家者。兩廣間一種客民。遷徙無常。故俗稱爲客家云。洪秀全一生之功業。此時傳道。不過爲其宗教經驗之起點。其後革命事業。乃其宗教經驗之結果。

洪秀全於應試落第後。得失心盛。殆成一種神經病。神志昏瞶中。自謂曾至天上。蒙天主授以極重要之職。命其毀滅世界上崇拜之偶像。指引迷途。曉諭世人。使人人咸知天主。信仰耶穌。俾耶穌得爲世人贖罪。洪秀全旣自以爲在天主之前。受此重任。故自命爲天主之子。與耶穌平等。稱耶穌爲兄。蓋昏瞶中構成之幻想。乃自信爲

眞。日至客家中。歷敍其所遭如是。謂世人必須信仰一己。乃能獲上帝之福佑。遂以崇拜上帝之事。蹈狐鳴篝火之嫌。每日贍禮祈禱。高誦讚美之歌。廣西四境人民聞之。乃大欣動。每日必有多人入敎。號召卽至。及後人數日增。聲勢日廣。地方官吏。對於此一般耶穌敎徒。目爲異端邪說。妖言惑人。然亦無如之何。

此種人所具耶敎之知識。半爲西來敎士所傳播。半爲本地中國信徒所講授。故無論如何。其宗敎知識。皆甚淺陋而簡單。顧雖淺陋簡單。而宗敎中眞實之勢力。則已甚大。足使一般無識愚民。皆成爲草野英雄。人人能冒危險。視死如歸。此種特性之潛蓄。於政府欲實行解散該敎時。乃大發現。彼等揭竿而起。以抵抗官軍之壓迫。初無鎗彈軍火之利器。所持者耰鋤棘矜耳。以此粗笨之農具。而能所向無敵。逐北追奔。如疾風之掃秋葉。皆由宗敎上所得之勇敢精神爲之。

雖然。太平軍之起。固宗敎上之逼迫使然。實則亦非眞因。不過爆發之導火線耳。卽使當時政府。無此等逼迫之舉動。洪秀全及其屬下諸人。亦未必能安居於中國內地。而專以傳布宗敎爲事也。予意當時卽無洪秀全。中國亦必不能免於革命。設有

人以耶穌教之關係。及清政府之操切。爲一八五〇年革命之原因。則其所見淺陋實甚。惡根實種於滿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眞因。爲行政機關之腐敗。政以賄成。上下官吏。卽無人不中賄賂之毒。美其名曰餽遺。黃金纍纍。無非暮夜苞苴。官吏旣人人欲飽其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爲能事。於是所謂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極大之欺詐機關矣。

革命事業之開幕於中國。殆如埃及之石人。見者莫不驚奇。埃及石人首有二面。太平軍中亦含有兩種性質。如石人之有二面。凡崇拜天主信仰救主聖靈毀滅偶像廟宇。禁止鴉片。守安息日。飯前後戰爭時均祈禱種種耶教中重大之要旨。太平天國無不畢具。遂使全世界耶教中人。咸逆料滿洲政府。必爲推翻。洪秀全所稱之太平天國。行且建設成立。此天意或將使中國立一震古爍今之世業。而爲全世界人所驚心動魄也。耶教中人此種幻想。亦未免感情用事。過於信任太平軍矣。彼曷不細爲分析。一研究太平軍之內容耶。

洪秀全之起兵廣西也。馬首東向。沿途收集流亡。聲勢甚壯。中途曾移師直指北京。

至天津爲官軍所敗。乃折回。逕趨南京。所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旌旗所至。無堅不摧。第自天津敗北。兵力縮減。良由其所招撫。皆無業游民。爲社會中最無知識之人。以此加入太平軍。非獨不能增加實力。且足爲太平軍之重累。而使其兵力轉弱。蓋此等無賴之尤。旣無軍人紀律。復無宗教信仰。卽使齊之以刑。不足禁其搶掠殺人之過惡。其所以受創於天津。亦此等人實尸其咎。銳氣旣挫。迨占據揚州蘇州杭州等城。財產富而多美色。而太平軍之道德。乃每下而愈況。蓋繁華富麗。固足以銷磨壯志而促其滅亡也。

此次革命。雖經十五年劇烈之戰爭。乃不久而霧散煙消。於歷史上曾未留一足爲紀念之盛蹟。後之讀史至此者。亦不過以爲一時狂熱。徒令耶教中人。爲之失望。於宗教上毫無裨補。卽如南京占據至十年之久。亦不見留有若何之耶教事蹟。廣西爲其起事之地。亦復如是。至若於中國政治上。則更絕無革新之影響。簡而言之。太平軍一役。中國全國。於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絲毫之利益也。其可稱爲良好結果者。惟有一事。卽天假此役。以破中國頑固之積習。使全國人民。皆由夢中警覺。而有

新國家之思想觀於此後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一八九八、一九〇〇、一九〇一、一九〇四、一九〇五等年種種事實之發生。足以證予言之不謬矣。

第十二章　太平縣產茶地之旅行

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張之教育計畫。與夫改良政治之贊助。二者有所藉手。可以爲中國福也。不圖此行結果。毫無所得。曩之對於太平軍頗抱積極希望。庶幾此新政府者能除舊布新。至是頓悟其全不足恃。以予觀察所及。太平軍之行爲。殆無有造新中國之能力。可斷言也。於是不得不變計。欲從貿易入手。以爲有極鉅資財。則藉雄厚財力。未必不可圖成。然畢竟營何種商業。以爲致富之資乎。某日予方徜徉某茶肆。值素識之茶商某某。亦在品茗。遂相與閒話。談次及予前至兩湖江西各省調查產茶事。已復及南京之行。議論紛歧。語乃愈引而愈遠。已而衆茶商言安徽太平縣茶。或謂該處有綠茶百餘萬。已裝箱準備出口。不幸盡落太平軍之手。此時設有人能冒險。向彼軍取回者。鉅富可立致。予聞言若有所觸。心識之。衆人旋散。予亦徐步歸寓。且行且思。適間茶商之言。寧非絕好時機乎。第處此亂離

時勢。前途之危險與困難。不問可知。又況盜賊橫行。隨在而是。稍有經驗之商人。誰復肯以金錢冒奇險。圖此毫無憑藉之事業耶。然予以爲事有可圖。不願坐失時機。因商之予友曾苗。(當卽第八章所述之曾繼甫)卽一年前介紹予往內地採茶者。其人商業經驗極富。交游亦多。且於我亦非泛泛。曾曰。此事當深長思之。未敢貿然遽答。君苟能少待者。數日後當有以報命。已而果然。曾謂予已與公司主人討論至再。予所提議之策。已決定實行矣。

此事進行之初步。爲余受公司委任。赴太平調查。畢竟有無此項茶葉。設有此茶。以鉅金向太平軍中購出。有無危險。購得茶葉後。雇民船運出。更以汽船載之來申。其間有無困難。蓋必如是先期籌備。然後億則屢中也。自上海赴太平有二途。一由蕪湖直達。一在蕪湖上游百英里處。有地曰大通。當時蕪湖至太平縣。在太平軍勢力範圍中。大通則爲官軍所駐。由蕪湖入內地。舟行二百五十英里。大通雖較近。然須陸行。殊不便。旅費亦巨。且經大通。沿途有重稅。蕪湖則否。權衡利害。遂決計取道蕪湖。瀕行邀四人爲伴。此四人亦業茶。皆太平縣人。故鄉在刼火中已兩年。因避亂來

上海者。既首途。溯江上行。途中經大城三。盡爲太平軍所占據。居民甚少。田園荒蕪。蘆葦高且過人。多數市鎮。亦寂無居人。慘淡情狀。不堪屬目。若在平時。此長途所經地方。至少當有五十萬戶。今則不知流離何所。存者纔數十人耳。亦復形容枯槁。衣裳垢敝。憧憧往來。生氣蕭索。遠望之幾疑骷髏人行也。舟行一星期。抵一鎮曰山口。於此復遇茶商三人。亦四年前在上海相識者。此三茶商者。在漫天烽火中。可謂碩果僅存。見予等至。如他鄉遇舊。愉快之情。不可言喩。蓋當此時此地而有余等。不啻空山中聞足音也。於是於焚燬未盡諸屋中。擇一最完善者居之。作爲辦事地點。以從事調查。並邀所遇三茶商相助爲理。渠乃示予某處某處有存茶若干。並謂山口地方。至少必有綠茶五十萬箱。合太平縣全境計之。當不下百五十萬箱。每箱裝茶重可六十磅云。予居此一星期。遂返蕪湖。函上海報告調查情形。略謂由太平縣至蕪湖。水程尙平安。以予意度之。當不至有生命財產之危險。予在太平縣境內。曾親見有無數之綠茶。但能攜款至蕪湖。并雇用數人護送以往。款至太平縣。茶卽不難運歸。函外並附茶樣多種。已而上海復書來。謂茶種良佳。命予速往購辦。謂能得幾

許者。儘量收購。不厭多也。

公司匯錢既至。予偕同伴諸人。運貲赴山口。復由山口裝茶返蕪湖。僕僕道途。往返不知幾次。猶憶某日伴予行者十二人。中有歐洲人六。亦素業茶者。有銀八箱。共四萬兩。爾時市價每銀一兩。約易墨銀一元三角三分。故予所攜者。殆合墨銀五萬三千元。予雇運茶之舟八。分所攜銀爲二。擇二大舟之最堅固者載之。同行之人。亦分爲兩組。每載銀舟以三西人三華人守之。並將手鎗腰刀及消防具。所以防意外者。吾儕幷舟人計之。人數可四十餘。然雖多。皆不習武事。設遇警實不足恃。可爲緩急之助。惟此數西人耳。雖然。此輩大半皆冒險之徒。或爲逃亡之水手。不過在上海受公司傭僱。遂來此爲護送之人。究竟能否臨難不避。此時亦殊不可必。就中有一英人自言爲獸醫。身高六英尺。狀貌雄偉。望之精神曄然。後乃知此人之心志。亦不堅定。則知人之難也。予既部署粗定。遂解維趨蕪湖。舟中諸人。咸鼓其冒險精神。有陳元龍氣概。蕪湖山口適中處。有城曰涇縣。某日至此而泊。城中駐太平軍。其主將曾驗予在南京時所得之護照。並知予曾識彼中權要者。予舟泊於湖之小灣。小灣面

積。適可容數舟。載銀二大舟居中。餘舟環之。入夜。以鎗械分予衆人。令皆實子彈。又另增傭金。每舟各派一人行夜。分布既畢。始各就寢。就中一年老之茶商及予。睡不成寐。餘人因日間勞倦。頭着枕。已鼾聲動矣。予心旣懸懸。不能安寢。臥觀天際。見黑雲片片。飛行甚速。一彎新月。時從雲隙窺人。旣而雲益濃厚。月不可見。夜色乃益昏沉。黑暗中一無所覩。倚枕無聊。長夜將半。耳際忽聞隱隱有呼嘯聲。由遠漸近。乃大驚。披衣起。醒各舟人。此時聲益近。聽之歷歷可辨。似有數千人同時吶喊。深夜靜野中有此。益覺淒厲。數分鐘後。已見對岸火光熊熊。有無數火撚。閃爍於昏黑可怖之世界中。幸此羣匪與予舟。尙隔一河。又幸夜黑。予舟尙未爲所見。予等咸知危險卽在目前。向同伴商抵禦之策。如臨時會議然。咸謂衆寡懸殊。果對壘者。當以一當千。竟無一人主戰。彼爲獸醫之英人。創議盡獻所有。勿與抗。發言時。已面無人色。戰慄不止。此公可謂虛有其表者。餘人議論歧出。莫衷一是。予等誠不値爲此區區四萬兩之銀。而犧牲生命。但此金係受他人委託。奈何不設法保護之。慷他人之慨。資寇盜之糧。人且鄙予等爲無勇懦夫。誰復以一錢相託者。計必臨難不苟。庶幾捫心自

安。乃謂衆諸君且勿自擾。匪果來刼。予請挺身與其酋開談判。君等第執鎗械。守衞銀箱。鄙意匪衆苟知吾儕爲何等人物。並示黃緞護照。明告若輩。脫果取吾金者。當訴之南京。必追還原物。不虞有絲毫損失。如此或竟倖免。亦未可知。予發言畢。衆人勇氣得稍振。共坐船頭。靜待其來。默念數分鐘後。不知當得若何結果。人人自危。咸注目對岸火光不少瞬。久之。呼嘯聲漸低。火捻漸分作無數小隊。背予舟方向。徐徐引去。行時每一隊皆小作停頓。乃復前行。如是者約歷兩小時。予莫解其意。或謂殆對岸備有船隻。此羣盜匪。分隊登舟也。時已向曉三鐘。天忽雨。果見有無數盜舟紛紛駛去。有數舟且掠予舟旁而過。直至四鐘。乃不復見盜舟蹤跡。予等遇此奇險。竟安然無恙。可謂天幸。設非黑夜天雨。或舟不停泊於灣僻處。則不堪設想矣。迨五鐘後。一切恐懼焦灼之念。盡歸烏有。人人額手相慶。感謝上帝。更二日遂安抵山口。予於兩星期內。得綠茶十六船。六西人監送至蕪湖。更由蕪湖易舟運上海。是爲第一批。其第二批復十二船。予自護送之。時値盛夏。河水乃乾淺。有數處。舟不能行。必掘深河底。乃得通過。予命舟人控泥。舟人難之。予以身作則。躬自入水掘河。水及予腰。

衆乃不復觀望。踴躍將事。河道遂通。

予從事販茶之事。凡六閱月。前後共得綠茶六萬五千箱。然尙不及太平縣所有者十之一。乃予忽罹重疾。蕪湖不得良醫。則就醫上海。纏綿病榻。歷兩月之久始愈。愈後自知體弱不勝勞劇。遂棄所業。不復爲茶商。涇縣夜中遇險事。過後思量。猶爲心悸。當時予雖持鎭靜態度。然神經系已受非常震動。意此二月之病。未始不種因於此。吾人處世以生命爲基本。倘果爲土匪所得。則一死眞等於鴻毛。且余既志在維新中國。自宜大處落墨。若僅僅貿遷有無。事業終等於捞月。太平軍當時因茶葉暢銷。昂其價格。爲此手續繁重之事。以博微利。卽多金亦屬奢願難償。靜言思之。頓覺前此之非計。不如善自珍攝。留此有用之身。蓋至此而余前此之金錢思想。爲二豎子破壞無餘矣。

予於太平縣之役。雖無所獲。然任難事而能堅忍。遇危險而能鎭定。頗受中西商人疾風勁草之知。以故余因病辭職。病愈卽爲某公司聘予至九江。爲茶葉經理人。雖非所願。亦姑就之。半年後辭職。自營商業。計在九江三年。境況殊不惡。而余魂夢不

忘之教育計畫。亦於此時獲一機會。有實行之希望焉。

第十三章 與曾文正之談話

一八六三年。余營業於九江。某日。忽有自安徽省城致書於余者。署名張世貴。張寧波人。余於一八五七年於上海識之。當時爲中國第一砲艦之統帶。該艦屬上海某會館者。嗣升遷得入曾文正幕中。余得此書。意殊驚詫。蓋此人於我初無若何交誼。僅人海中泛泛相値耳。地則勞燕。風則馬牛。相隔數年。忽通尺素。而書中所言。尤屬可疑。彼自言承總督之命。邀余至安慶一行。總督聞余名。亟思一見。故特作此書云。當時總督爲曾公國藩。私念此大人物者。初無所需於予。急欲一見胡爲。予前赴南京。識太平軍中渠帥。後在太平縣。向革軍購茶。豈彼已有所聞歟。憶一年前湘鄉駐徽州。爲太平軍所敗。謠言總督已陣亡。時予身近戰地。彼遂疑予爲奸細。欲置予於法。故以甘言相誘耶。雖張君爲人。或不至賣友。然何能無疑。躊躕再三。擬姑復一函。婉辭謝却。余意暫不應召。俟探悉文正意旨。再決從違。故余書中但云辱荷總督寵召。無任榮幸。深謝總督禮賢下士之盛意。獨惜此時新茶甫上市。各處訂貨者多。以

商業關係。一時驟難舍去。方命罪甚。他日總當晉謁云云。

兩閱月後。張君之第二函至。囑予速往。並附李君善蘭(卽壬叔)一書。李君亦予在滬時所識者。此君爲中國算學大家。曾助倫敦傳道會中教士惠來 Rev. Wiley 繙譯算學書甚夥。中有微積學。卽予前在耶路大學二年級時。所視爲畏途。而每試不能及格者也。予於各科學中。惟算學始終爲門外漢。此予所不必深諱者。李君不僅精算學。且深通天文。此時亦在曾文正幕府中。因極力揄揚予於文正。謂曾受美國教育。一八五七年。賴予力捐得鉅款賑饑。且謂其人抱負不凡。常欲效力政府。使中國得致富強。凡此云云。來書中皆詳述之。書末謂總督方有一極重要事。欲委予專任。故勸駕速往。並謂某某二君。以研究機器學有素。今亦受總督之聘。居安慶云。予得此書。疑團盡釋。知前此之淺之乎測丈夫也。遂復書謂更數月後。准來安慶。乃曾文正欲見予之心甚急。七月間予復得張君之第三函及李君之第二函。兩函述文正之意。言之甚悉。謂總督欲予棄商業而入政界。居其屬下任事。予初不意得此機緣。有文正其人。爲余助力。予之教育計畫。當不患無實行之時。若再因循不往。必致

坐失事機。乃立覆一書。謂感總督盛意。予已熟思至再。決計應召來安慶。惟經手未完事件。必須理楚。種種手續。當需一月之摒擋。最遲至八月間。必可首途矣。此書發後。張李二君。遂不復來書相催。是爲予豫備入政界之第一步。

曾文正爲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輩莫不奉爲泰山北斗。太平軍起事後。不久即蔓延數省。曾文正乃於湖南招練團勇。更有數湘人佐之。湘人素勇敢。能耐勞苦。實爲良好軍人資格。以故文正得練成極有紀律之軍隊。佐曾之數湘人。後亦皆著名一時。嘗組織一長江水師艦隊。此艦隊後於揚子江上。大著成效。當時太平軍蔓延於揚子江兩岸。據地極廣。而能隔絕其聲援。使之首尾不相顧者。則艦隊之功爲多也。不數年。失陷諸省。漸次克復。太平軍勢力漸衰。範圍日縮。後乃僅餘江蘇之一省。繼且僅餘江蘇一省中南京一城。迨一八六四年。南京亦卒爲曾文正軍隊所克復。平定此大亂。爲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揮若定。全境肅淸者。良以其才識道德。均有不可及者。當時七八省政權。皆在掌握。凡設官任職國課軍需悉聽調度幾若全國聽命於一人。顧雖如是而從不濫用其無限之威權財權在握絕不聞其侵吞

涓滴以自肥或肥其親族以貽後來彼所舉以自代之李文忠（鴻章）不可同日語矣。文忠絕命時。有私產四千萬以遺子孫。文正則身後蕭條。家人之清貧如故也。總文正一生之政績。實無一污點。其正直廉潔忠誠諸德。皆足爲後人模範。故其身雖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謙。氣宏而凝。可稱完全之眞君子。而爲清代第一流人物。亦舊教育中之特產人物。是卽一八六三年秋間。予得良好機緣所欲往謁者也。

予既將九江商業結束後。遂乘民船於九月間抵安慶。逕赴文正大營。得晤故人張世貴、李善蘭、華若汀、徐雪村等。（譯音）此數人皆予上海舊交相識。見予至。意良欣慰。謂總督自聞予歷史後。此六閱月之內。殆無日不思見予。一面張李二君之連發數函。亦卽以此。今予既至。則彼等之勸駕。已爲有效。推轂之力。當不無微勞足錄云。予問總督之急欲見予。豈因予以中國人而受外國教育。故以爲罕異。抑別有故歟。彼等咸笑而不言。第謂君晤總督一二次後。自能知之。予察其狀。似彼等已知總督之意。特故靳不以告予。或者總督之意。卽彼等所條陳。未可知也。

抵安慶之明日。爲予初登政治舞臺之第一日。早起。予往謁總督曾公。剌入不及一

分鐘。閽者立卽引予入見。寒暄數語後。總督命予坐其前。含笑不語者約數分鐘。予察其笑容。知其心甚忻慰。總督又以銳利之眼光。將予自頂及踵。仔細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異常人否。最後乃雙眸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別注意於予之二目者。予自信此時雖不至忸怩然亦頗覺坐立不安。已而總督詢予曰。若居外國幾何年矣。予曰。以求學故。居彼中八年。總督復曰。若意亦樂就軍官之職否。予答曰。予志固甚願爲此。第未習軍旅之事耳。總督曰。予觀汝貌。決爲良好將材。以汝目光威稜。望而知爲有膽識之人。必能發號施令。以駕馭軍旅。予曰。總督獎譽逾恆。良用慚悚。予於從軍之事。膽或有之。獨惜無軍事上之學識及經驗。恐不能副總督之期許耳。

文正問予志願時。予意彼殆欲予在其麾下任一軍官以禦敵。後聞予友言。乃知實誤會總督言此。第欲探予性情近於軍事方面否耳。及聞予言已知予意別有所在。遂不復更言此事。後乃詢予年事幾何。曾否授室。以此數語。爲第一次談話之結束。計約歷三十分鐘。語畢。總督卽擧茶送客。予亦如禮還報。遂興辭出。擧茶送客。蓋中國官場之一種禮節。凡言談已盡。則擧杯示意。俾來客得以興辭也。予既出。歸予室。

關懷之舊友。咸來問訊。細詢予見總督時作何狀。予詳告之。諸友意頗愉快。

余見文正時爲一八六三年。文正已年逾花甲。精神奕然。身長約五尺八九英寸。軀格雄偉。肢體大小咸相稱。方肩闊胸。首大而正。額闊且高。眼三角有稜。目皆平如直線。凡尋常蒙古種人。眼必斜。顴骨必高。而文正獨無此。兩頰平直。髭髯甚多。鬑鬑直連頰下。披覆於寬博之胸前。乃益增其威嚴之態度。目雖不巨。而光極銳利。眸子作榛色。口闊脣薄。是皆足爲其有宗旨有決斷之表證。凡此形容。乃令予一見即識之不忘。

文正將才。殆非由於天生。而爲經驗所養成者。其初不過翰林。由翰林而位至統帥。此其間蓋不知經歷幾許階級。乃克至此。文正初時所募之湘勇。皆未經訓練之兵。而卒能以此湘軍克敵致果。不及十年而告成。當革軍勢力蔓延之時。實據有中國最富庶之三省。後爲文正兵力所促。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五年歷十五年之夙患。一旦肅清。良非細故。溯自太平軍起事以來。中國政府不特耗費無數金錢。且二千五百萬人民之生命。亦皆犧牲於此政治祭臺之上。自此亂完全肅清後。人民乃

稍稍得喘息。中國之得享太平。與滿政府之未被推翻。皆曾文正一人之力也。皇太后以曾文正功在國家。乃錫以爵位。爲崇德報功之舉。然曾文正之高深。實未可以名位虛榮量之。其所以成爲大人物。乃在於道德過人。初不關其名位與勳業也。綜公生平觀之。後人謚以文正。可謂名副其實矣。

今更回述予在安慶之事。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等專門家。無不畢集。幾於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匯集於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聲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業。足以吸引之羅致之也。文正對於博學多才之士。尤加敬禮。樂與交遊。予來此約兩星期。在大營中與舊友四人同居。長日晤談。頗不寂寞。一日。予偶又詢及總督招予入政界之意。諸友乃明白告予。謂彼等曾進言於總督。請於中國設一西式機器廠。總督頗首肯。議已成熟。惟廠之性質若何。則尚未決定耳。某夕諸友邀予晚餐。食際卽以此機器廠問題爲談論之資。在座諸君。各有所發表。既乃詢予之意見。蓋諸友逆知總督第二次接見予

時。必且垂詢及此。故欲先知予之定見若何也。予乃告之曰。予於此學素非擅長。所見亦無甚價值。第就予普通知識所及並在美國時隨時觀察所得者言之。則謂中國今日欲建設機器廠。必以先立普通基礎爲主。不宜專以供特別之應用。所謂立普通基礎者無他。卽由此廠可造出種種分廠。更由分廠以專造各種特別之機械。簡言之。卽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也。例如今有一廠。廠中有各式之車床錐銼等物。由此車床錐銼。可造出各種根本機器。由此根本機器。卽可用以製造鎗炮農具鐘表及其他種種有機械之物。以中國幅員如是之大。必須有多數各種之機器廠。乃克敷用。而欲立各種之機器廠。必先有一良好之總廠以爲母廠。然後乃可發生多數之子廠。既有多數子廠。乃復併而爲一。通力合作。以中國原料之廉。人工之賤。將來自造之機器。必較購之歐美者價廉多矣。是卽予個人之鄙見也。諸友聞言。咸異常欣悅。謂願予於總督詢及此事時。亦能如是以答之。

數日後。總督果遣人召予。此次談論中。總督詢予曰。若以爲今日欲爲中國謀最有

益最重要之事業。當從何處著手。總督此問。範圍至廣。頗耐吾人尋味。設予非於數夕前與友談論。知有建立機器廠之議者。予此時必以教育計畫爲答。而命之爲最有益最重要之事矣。今旣明知總督有建立機器廠之意。且以予今日所處之地位。與總督初無舊交。不過承友人介紹而來。此與予個人營業時。情勢略有不同。若貿然提議予之教育計畫。似嫌冒昧。况予對於予之朋友。尤當以恪守忠信爲惟一之天職。予胸中既有成竹。故對於此重大問題。不至舉止失措。以予先期預備答辭。能恰合總督之意見。欲實行時卽可實行也。於是予乃將教育計畫。暫束之高閣。而以機器廠爲前提。予對總督之言。與前夕對友所言者略同。大致謂應先立一母廠。再由母廠以造出其他各種機器廠。予所注意之機器廠。非專爲製造鎗炮者。乃能造成製鎗炮之各種機械者也。鎗炮之各部。配合至爲複雜。而以今日之時勢言之。鎗炮之於中國。較他物尤爲重要。故於此三致意焉。總督聞言。謂予曰。此事予不甚了了。徐華二君研此有素。若其先與二君詳細討論。後再妥籌辦法可耳。

予辭出後。卽往晤諸友。諸友亟欲知予此談之結果。聞予所述情形。咸極滿意。自此

次討論後。諸友乃以建立機器廠之事。完全託付於予。命予徵求專門機器工程師之意見。二星期後。華君若汀告予。謂總督已傳見彼等四人。決計畀予全權。先往外國探詢專門機器工程師。調查何種機器。於中國最爲適用。將來此種機器。應往何國採購。亦聽予決定之。

建立機器廠之地點。旋決定爲高昌廟。高昌廟在上海城之西北約四英里。廠地面積約數十畝。此機器廠卽今日所稱江南製造局。其中各種緊要機器工程。無不全備者也。自予由美國採購機器歸國以來。中國國家已籌備千百萬現金。專儲此廠。鳩工製造。冀其成爲好望角以東之第一良好機器廠。故此廠實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紀念曾文正之高識遠見。世無文正。則中國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機器廠否耳。

第十四章　購辦機器

自予與曾督第二次晤談。一星期而有委任狀。命予購辦機器。另有一官札。授予以五品軍功。軍功爲虛銜。得戴藍翎。蓋國家用兵。以此賞從軍有功之人。爲文職所無。

文職官賞戴花翎。必以上諭頒賜。大員不得隨意賞其僚屬。又有公文二通。命予持以領款。款銀共六萬八千兩。半領於上海道。半領於廣東藩司。余籌備既畢。乃稟辭曾督。別諸友而首途。

予此行抵上海。爲一八六三年十月。其時適有一美國機械工程師名哈司金 Haskins 者。爲上海某洋行運機器來華。事畢。方欲挈妻孥返美。而予不先不後。適於此時抵滬。得與其人相值。時機之巧。洵非意料所及者。予既識哈司金。遂以購機器事。委其主任。與訂立合同。二人皆取道香港。經蘇彝士地峽 Isthmus of Suez 以達倫敦。本可同行。惟哈司金偕其眷屬乘法公司輪船。而予則乘英公司船。哈以行期已迫。匆匆別。期會於紐約。船既放洋。途中惟至星加坡略一停泊。遂過印度洋。由錫蘭 Ceylon 地方登陸。易舟更過孟加拉海灣 Bay of Bengal 於埃及之開羅 Cairo 城登陸。爾時蘇彝士河 Suez Canal 之工程。方開鑿未竣。於是予乃由開羅乘火車過蘇彝士地峽。赴亞立山大 Alexandria 城。復由亞立山大乘舟至法國之馬塞。Marseilles 馬塞爲法國南方第一海口。哈司金已由此乘舟逕赴英國。予則

於馬塞上岸。乘火車赴巴黎。作十日遊。巴黎之公園教堂及各處繁盛之區。遊覽殆遍。此世界著名繁華都會。予得大擴眼界。略知其梗概焉。十日後。遂於法國加來司 Calais 地方。乘舟過英吉利海峽 English Channel 至英國之多爾維。Dover 由多爾維改乘火車抵倫敦。是爲予初次身履英倫之一日。藉此良好機會。使予得覩世界第一大都會。於願良足。予在倫敦。曾往惠特維爾司機器廠 Whitworth's Machine Shop 參觀。無意中遇一十年前在中國所識之西友。其名曰克里司特。Christy 予居倫敦一月。乃乘哥拿脫 Cunard 公司之汽船過大西洋。於一八六四年春初抵紐約。予畢業耶路大學。於今十年。予之同班諸學友。將於七月暑假時。開十週紀念聯合會。此時方在正二月間。離會期尚遠。哈司金因須預備機器圖樣。訂貨條款。及估價單等。故已偕眷先予至紐約。予以哈氏諳練可恃。遂以選擇機器等事。畀以全權。當此一八六四年時。正南北美戰爭之末年。美國國內多數機器廠。皆承造國家急需之要件。工作忙迫異常。而以新英國省中爲尤甚。以故外來購機器者。急切驟難成議。幸得哈司金素識各廠。乃克於馬沙朱色得士省非支波克

Fitchberg, Mass 城中。與樸得南公司 Putnane & Co. 訂約。承造此項機器。然亦須半年後。方能造成運回中國云。

予乘此六閱月休息之暇。遂至紐海紋赴耶路大學。參與同班所開之十週紀念聯合會。舊雨重逢。一堂聚話。人人興高采烈。歡樂異常。雖自畢業分袂後。十載於茲。而諸同學之感情。仍不減當年親密。予乃有緣得躬與其盛。何幸如之。此會宗旨。旣專以聯絡舊情作賞心之樂事。故予於胷中所懷。隻字不道。況此時南北美戰爭。尙未結束。美人以國事方殷。亦無暇他顧。故於予此次來美所任之事。咸未注意。幾無一知之者。第予自念今玆所任購辦機器之事。殆爲一種應經之階級。或由此將引予日夕懷思之敎育計畫。以漸趨於實行之地也。高會旣終。友朋星散。予亦興盡而返。

抵非支波克後。對於南北美戰爭。忽有感觸。因余曩曾入美籍。美國實余第二祖國也。因囑哈司金暫居此。主持一切。告以將赴華盛頓投効美政府。盡六閱月之義務。設於此六月內發生意外事。致予一時不能遽歸。則此機器裝運回國之事。當若何處置。擬悉以奉託。哈氏忻然允予請。乃以種種應需之要件。如訂貨單、提貨單、機器

價值單、以及保險裝運等費。一一交付哈氏。並告以若何手續。點交與曾督所派駐中之委員籌備既畢。旋即束裝就道。時有斯不林非爾 Springfield 地方之總兵名彭司 Brigadier-General Barnes 者。方在華盛頓任將軍之職。專司義勇隊事務。總兵有子曰喊林。William 爲香港著名律師。曾與予同時肄業於耶路大學者也。一八六三年。彭總兵至紐海紋探視其子時。予於耶路大學圖書館中。與有一面之素。此時探得彭君之辦公處。在喊拉旅館 Willard Hotel 中。予乃逕往謁之。告以來意。因言雖他無所能。然若任予以軍差之職。傳遞軍書於華盛頓及最近之大營間。供六閱月之馳驅。至所幸願。且此六月內。予當自備資斧。不敢耗美國國帑。又言曩在耶路曾晤總兵。總兵亦尙能憶之。乃詢予現任何事。予告以自耶路畢業後。向居中國。此來因奉曾大帥國藩之命。至美購辦機器。以爲中國建設機器廠之預備。刻已於非支波克城由樸得南公司訂約承造。另有一美國機械工程師。監督其事。因此項機器製造。須六月後。方能告竣。故予甚願藉此餘暇。得略盡義務。以表予忠愛美國之誠也。彭總兵聞言甚悅。且極重視此事。乃謂予曰。鄙人極感君之美意。但

君現受中國國家重任。故鄙意君宜仍回非支波克。調度一切。以免貽誤。此間傳遞軍書。以及趨赴前敵。尙不乏健兒也。予聞總兵言。知其意已決。遂亦不更置辭再以爲請。予此意雖未獲實行。而自問對於第二祖國之心。可以盡矣。

第十五章　第二次歸國

予所購辦之機器。直至一八六五年春間始成。由輪船裝運。自紐約而東。繞好望角直趨上海。予則不復循來時舊路。蓋予之願望。此生至少環游地球一次。今旣得有機會。大可藉此游歷。以擴眼界。以是決計由舊金山西行。此時太平洋鐵路公司。築路由芝加哥 Chicago 過鄂馬哈 Omaha 以達舊金山。工程猶未完竣。故予此行。祇能繞道。先乘一沿海輪船。由紐約以至巴拿馬地峽。Isthmus of Panama 過地峽後。更換船。沿墨西哥海岸。以達舊金山。San Francisco 抵舊金山後。遲一二星期以待船。由此間赴上海。例橫過太平洋。惟爾時駛往遠東之郵船。尙未組成大公司。且須美國國家津貼。以故東行之船極少。予欲另覓他舟不可得。不得已乃乘一南多克 Nantucket 之三桅船。船貨由舊金山至橫濱。每人須

美金五百元。是行乘客並予凡六人。船名亞衣得老及司 Ida de Rogers 年齡頗老大。船身長約一百五十英尺。艙中既未裝貨。亦無壓重之石。所載惟一艙淡水耳。船上人役。爲船主及船主夫人並一六齡之幼子。此外更有大副一人。水手三人。廚役及中國侍者各一人。此船卽船主所自有。船主名諾登。Norton 爲南多克人。南多克地方出產之航海家。目力甚近。所見不出五步。迨一及金錢。則眼光尤小。錙銖必較。又不獨於金錢爲然。凡與人交涉。無論事事物物。較及錙銖。利人之事。一毛不拔。船主諾登足爲此種人之代表。予於此行。本極乏之味。乃有機會得以研究南多克種人之行爲。不可謂非閱歷也。有金門 Golden Gate 口者。爲舊金山出口必由之路。當未過金門時。予等每日之佳餚。爲鹹鯖魚。鹹而腥。不堪下箸。而船主視爲珍品。若畢生食之不厭者。遂無日不以是餉客。奈予等口之於味。偏不同嗜。而尤劣者爲舟中庖人之烹調法。於是余等每飯如仰藥矣。庖人爲船主於舊金山臨時雇來承乏之者。其是否素操此業。實未可知。凡烹鹹鯖魚。未入鑊時。法當先浸以水。令其味稍淡。今乃無需此繁重手續。而以速成爲工。又不獨於鯖魚爲然。卽所食玉粟粉製之

餅。亦多不熟者。故予等每食不飽。而船主家庭之風趣。亦有令人見而作惡者。船主每發言。非最穢褻者不出諸口。船主夫人雖無之。而於其夫之褻辭穢語。亦處之泰然。有若司空見慣。其幼子年可六齡。箕裘克紹。且能跨竈。種種穢辭。習之極純熟。不顧而唾。其父母聞之則大慰。殆以爲能亢宗。時或回顧乘客。冀邀旁觀之稱譽。乘客中有英人某。一日方口啣烟斗立於旁。聞是兒口出種種穢言。不能復耐。因顧船主夫婦曰。此兒佳哉。口齒玲瓏若百舌。微賢夫婦教育不及此。船主聞言大樂。對客頻頷其首。初不知客之嘲己也。其妻亦信以爲眞。則左右顧盼。大有自矜之色。凡此怪狀。無日不觸於耳目。卽欲逃避。亦苦無術。因舟小艙狹。甲板上竟無六尺餘地。容人著足。惟餐室尙涼爽。爲全舟最佳處。故予等長日居此中。以觀可厭之醜劇。無可如何也。行程未及半。泊於檀香山 Honolulu 極北之小島。以裝淡水。並添備糧食。予等咸乘此機會紛紛登岸。至田野間散步。神氣爲之一舒。游行竟日。日暮乃返舟。忽見船主購有多數之火雞及雛雞。畜之前艙。予等見此。以爲船主購此享客。是殆前此長食鹽鯖魚。船主或亦抱歉。故備此蓋愆者。不覺食指之動。迨明日就食。餐桌之

上。果有嫩雞。深幸期望之不虛。乃異味之嘗。祗此一次。翌晨卽復原狀。火雞之肉。則永不出現。怪之。私詢廚役。始知此雞船主之販賣品。以備售之橫濱云。船主之計畫良得。但衆雞不慣風濤。於未抵橫濱之前數日。無一存者。船主逐利之術猶未工也。長途困頓。度日如年。抵橫濱後。亟換英公司汽船以赴上海。

予至上海後。始知一切機器。已於一月前運到。幸皆完全無損。計予離中國年餘。大陸已一度滄桑。曾文正已與其弟國荃。克復南京。肅清太平軍之大亂矣。時文正方駐徐州。調度諸軍以平捻匪。徐州在運河上游。爲江蘇最北之地。捻匪乃當日安徽之一股土匪也。

余往徐州謁文正。同行者爲華君若汀。舟自揚子江仙女廟地方。入運河而抵揚州。棄舟陸行。乘騾車。經三日達徐州。曾督對於予之報告。極爲嘉許。乃以予購辦機器之事。專摺請奬。中國官場之常例。專奏之效力極大。以予毫無官職之人。遂得特授五品實官。此亦特例。其奏章畧言。

容某爲留學西洋之中國學生。精通英文。此行歷途萬里。爲時經年。備歷艱辛。不

負委託。庶幾宏毅之選。不僅通譯之材。擬請特授以候補同知。指省江蘇。儘先補用。以示優異而勵有功。

曾督幕府中辦奏稿者。於予未離徐州前。即錄此稿示予。以得曾督識拔為賀。故予於稟辭時。即面謝曾督之提攜。謂願將來有所成就。不敢以不舞鶴遺羊公羞也。

予留徐三日。即來上海。十月間奉到曾督札文。謂保奏五品實官已蒙核准。於是予以候補同知之資格。在江蘇省行政署為譯員。月薪二百五十金。若以官階論。當日之四品銜候補道。無此厚俸也。

此時任上海道者為丁日昌。與予交頗投契。丁之居官。升遷甚速。由上海道而鹽運司。而藩司。未幾竟升為江蘇巡撫。予亦藉丁之力。旋得加銜而戴花翎。當丁任鹽運司時。予曾隨至揚州。在揚州六個月。譯哥爾頓所著之地文學 "Colton's Geography" 一書。六月後仍回上海。就譯員之舊職。公餘多暇。復譯派森著之契約論。"Parsons on Contracts" 予以為此書與中國甚有用也。此時予幸得一中國文士。助予譯事。其人不獨長於文墨。精於算學。且於中國政界事務。亦甚諳練。彼旋勸予

勿譯此書。謂繼譯畢。亦恐銷路不廣。因在中國法庭中。因契約而興訴訟者極少。卽或有之。而違背契約之案件。亦自有中國法律可援。外國之法律。實不合於中國情勢云。一八六七年。文正得李文忠襄助平定捻匪。乃至南京就任兩江總督。未抵任前。先於所轄境內巡行一週。以視察民情風俗。而尤注意者。則其親創之江南製造局也。文正來滬視察此局時。似覺有非常興趣。予知其於機器爲創見。因導其歷觀由美購回各物。並試驗自行運動之機。明示以應用之方法。文正見之大樂。予遂乘此機會。復勸其於廠旁立一兵工學校。招中國學生肄業其中。授以機器工程上之理論與實驗。以期中國將來不必需用外國機械及外國工程師。文正極贊許。不久遂得實行。今日製造局之兵工學校。已造就無數機械工程師矣。

第十六章　予之教育計畫

予自得請於曾文正。於江南製造局內附設兵工學校。向所懷敎育計畫。可謂小試其鋒。既略著成效。前者視爲奢願難償者。遂躍躍欲試。曾文正者。於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識量能力。足以謀中國進化者也。當日政界中重要人物。而與余志同道合者。

又有老友丁日昌。丁爲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縮。當丁升任江蘇巡撫。予卽謁之於蘇州公署。語以所謂教育計畫。丁大贊許。且甚注意此事。命予速具詳細說帖。彼當上之文相國。請其代奏。文祥滿人。時方入相。權力極偉也。予聞丁言。驚喜交集。初不意蘇州之行。效力如是。於是亟亟返滬。邀前助予譯書之老友。（南京人）倩其捉刀。將予之計畫。撰爲條陳四則。寄呈丁撫。由丁撫轉寄北京。略謂

一、中國宜組織一合資汽船公司。公司須爲純粹之華股。不許外人爲股東。卽公司中經理職員。亦槪用中國人。欲鞏固公司之地位。並謀其營業之發達。擬請政府每年撥款若干以津貼之。其款可由上海鎭江及其他各處運往北京之漕米項下。略抽撥數成充之。漕運舊例。皆運米而不解銀。每年以平底船裝運。由運河駛赴北京。故運河中專爲運漕而設之船。不下數千艘。運河兩岸之居民。大半皆藉運漕爲生。但因運法不善。遂致弊端百出。水程迢迢。舟行紆緩。沿途侵蝕。不知凡幾。値天氣炎熱。且有生蛀之患。以故漕米抵京。不獨量數不足。米亦朽敗不可食。官廳旋亦知其弊。後乃有改用寧波船。由海運至天津。更由

天津易平底船以運京。然寧波船之行駛亦甚緩。損失之數。與用平底船等。患意若汽船公司成立。則平底船及寧波船。皆可不用。將來漕米。即逕以汽船裝運。不獨可免沿途之損失。即北方數百萬人民仰漕米以爲炊者。亦不至常食朽糧也。（此後招商局輪船。即師此法以運漕）

二、政府宜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爲國家儲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學額以試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爲四批。按年遞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學期限定爲十五年。學生年齡。須以十二歲至十四歲爲度。視第一第二批學生出洋留學。著有成效。則以後即永定爲例。每年派出此數。派出時並須以漢文教習同往。庶幼年學生在美。仍可兼習漢文。至學生在外國膳宿入學等事。當另設留學生監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項留學經費。可於上海關稅項下。提撥數成以充之。

三、政府宜設法開採礦產以盡地利。礦產既經開採。則必兼謀運輸之便利。凡由內地各處以達通商口岸。不可不築鐵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開採礦產。

即間接以提倡鐵路事業也。(按中國當時尚無良好礦師、足以自行開採。人民尤迷信風水之說。阻力多端。予之此策。第姑列之。使政府知中國實有無窮厚利。不須患貧。且以表示予之計畫遠大。冀政府能信任予言也。)

四、宜禁止教會干涉人民詞訟。以防外力之侵入。蓋今日外人勢力之放恣。已漸有入中國越俎代謀之象。苟留心一察天主教情形。即可知予言之非謬。彼天主教士在中國勢力。已不僅限於宗教範圍。其對於奉教之中國人。幾有管轄全權。教徒遇有民刑訴訟事件。竟由教會自由裁判。不經中國法庭訊理。是我自有之主權。已於法律上奪去一部分也。是實不正當手段。若不急謀防範。則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故政府當設法禁止。以後無論何國教會。除關於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權以管理奉教之中國人。

此條陳之第一三四。特假以爲陪襯。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條。予友謂予。官廳批答公事。例有准駁。吾與以可駁者。而欲得者乃批准矣。且目的所在。列之第二。乃不顯有偏重之意也。此條陳上後兩閱月。丁撫自蘇馳函告予。謂文相國丁

內艱。蓋中國禮制。凡現任職官。遭父母之喪。謂之丁艱。丁艱必退職。居喪三年。不得與聞政事。予得此消息。心意都灰。蓋至此而元龍湖海豪氣全除矣。抑蹇運之來。天若不厭其酷者。得第二次惡耗。希望幾絕。蓋文祥居喪不三月。亦相繼爲古人矣。予目的懷之十年。不得一試。纔見萌蘗。遽遇嚴霜。亦安能無怏怏哉。失望久之。燼餘復熱。自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此三年中。無日不懸懸然不得要領。偶因公事謁丁撫。必強聒不已。并懇其常向曾督言此。以免日久淡忘。辦事必俟機會。機會苟至。中流自在。否則枉費推移。余非不知此。然時機者。要亦人力所造也。

已而天津人民忽有仇教舉動。慘殺多數法國男女僧侶。其結果使中國國家蒙極大之不幸。予乃因此不幸之結果。而引爲實行教育計畫之機會。洵非夷所思。然使予之教育計畫果得實行。藉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國。一變而爲少年新中國。是因仇教之惡果。而轉得維新之善因。在中國國家未始非塞翁失馬。因禍得福也。

天津仇教事。發生於一八七〇年春間。所以演成此慘劇者。則以北方人民。類皆強

悍而無識。迷信而頑固。遂因誤會以釀成極大之暴動。先是天津有惡俗。貧民無力養其子女者。恆棄之道旁。或沉溺河中。天主教僧侶。憫其無辜。乃專事收育此等棄兒。養之醫院。授以教育。稍長則令其執役於教會之中。此實有益之慈善事業。顧蚩蚩者氓。誤會其意。造爲無稽之說。謂教會中人。取此棄兒。藏之醫院及教堂中。將其雙目挖去。以配藥劑。或則作爲祭祀之供獻品。此等荒唐可哂之謠言。恰合於天津愚民之心理。故一時謠傳極廣。因市虎之訛。竟激起人心之憤。久之又久。禍機乃不可遏。遂不恤孤注一擲。取快一朝。雖鑄錯而不悔也。計是役焚燬天主教醫院及教堂各一所。殺斃教中法國男女僧侶無數。

此暴動發生之際。崇厚適爲直隸總督。此人前曾任俄國公使。今甫督直而卽値此暴動。可謂大不幸。蓋中國律例。凡地方有變故者。長官須負其責。故崇厚遂因此革職。發配邊遠地方充軍。迨後中國政府。允以鉅款賠償被害人之家族。並建還所焚燬之醫院教堂。更以政府名義發正式公函。向法國道歉。事乃得寢。幸爾時普法戰爭未已。法政府在恐慌中。故未遑以全力對付中國。否則必且借題發揮。肆意誅求。

以饜其貪饕。交涉恐未易就範。但此次雖無難堪之要索。然後來中國屬地安南東京之一片土。卒因是不我屬矣。

中國政府當日曾派大臣四人調停。四人爲曾文正、丁日昌、毛昶熙、其一人劉姓。忘其名。是時捻匪雖漸平。尙未肅清。李文忠身在戎行。未與聞斯役。丁奉派後。電招予爲譯員。電至略晚。不及與同行。予乃兼程赴津。抵津後尙得與聞末後數次之談判。此交涉了結後。欽派之諸大臣。留天津未卽散。而予乃乘此時會十餘年夢想所期者。得告成功焉。

第十七章　經理留學事務所（派送第一批留學生）

欽派四大臣中。曾文正實爲領袖。當諸人未散時。予乃乘機進言於丁撫。請其向曾督重提教育事。並商諸其他二人。予知丁於三年前已向曾督及此。故曾當已略知此中梗概。丁又素表同情於予。得此二公力助。餘二人當無不贊成矣。一夕。丁撫歸甚晚。予已寢。丁就予室。呼予起。謂此事已得曾公同意。將四人聯銜入奏。請政府採擇君所條陳而實行之。予聞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開眼如夜鷹。覺此身飄飄然

如淩雲步虛。忘其爲偃臥床第間。兩日後。奏摺拜發。文正領銜。餘三人皆署名。由驛站加緊快騎。飛遞入京。此時曾督及餘人皆尙在津沽也。丁撫旋薦陳蘭彬於予。謂將來可副予爲中國留學生監督。陳乃中國翰林。在刑部任主事垂二十年。丁撫之薦陳。蓋有深意。嘗謂余君所主張。與中國舊學說顯然反對。時政府又甚守舊。以個人身當其衝。恐不足以抵抗反動力。或竟事敗於垂成。故欲利用陳之翰林資格。得舊學派人共事。可以稍殺阻力也。予聞丁撫此議。極佩其思慮周密。丁撫旋發函召陳。數日後。津中有爲曾丁諸公祖餞者。予及陳蘭彬均在座。丁撫遂爲余等介紹。予之與陳。素未識面。今則將爲共事之人矣。陳居刑部二十年。久屈於主事末秩。不得升遷。以故頗侘傺不自得。甚願離去北京。居京除刑曹外。亦未任他事。故於世途之經驗甚淺。其爲人持躬謙抑。平易近人。品行亦端正無邪。所惜者。膽怯而乏責任心耳。卽一羽之輕。陳君視之。不啻泰山。不敢謂吾力足以舉之。

一八七〇年冬。曾文正辦天津敎案事畢。回任兩江。抵南京後。奉到前所上封奏硃批着照所請。曾督卽馳書召予。商此事之進行。至此予之敎育計畫。方成爲確有之

事實。將於中國二千年歷史中。特開新紀元矣。既抵南京。所商定者凡四事。曰派送出洋學生之額數。曰設立預備學校。曰籌定此項留學經費。曰酌定出洋留學年限。有種種應辦事宜。勢不能無辦事機關。於是乃有事務所之組織。酌設監督二人。漢文教習二人。繙譯一人。監督卽陳蘭彬及予任之。二人之責任。亦復劃淸權限。陳君專司監視學生留美時漢文有無進步。予則監視學生之各種科學。並爲學生預備寄宿舍等事、至關於經費之出納。則由予二人共主之。此外所聘漢文教員二人。一名葉緒東。一名容雲甫。(譯音)繙譯則爲曾蘭生。此當日留學事務所組織情形也。既稍有頭緖。乃議派送之學額並招考章程。旋決定學生人數。照予前次所擬。暫定爲百二十人。分四批。每批三十人。按年分送出洋。學生年齡。定爲十二歲以上。十五歲以下。須身家淸白。有殷實保證。體質經醫士檢驗。方爲合格。考試科目。爲漢文之寫讀。其曾入學校。已習英文者。則並須試驗其英文。應考及格後。當先入預備學校。肄習中西文字。至少一年。方可派赴美國留學。當未出洋之先。學生之父兄須簽名於志願書。書中載明自願聽其子弟出洋留學十五年。(自抵美入學之日起。至學

成止）十五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災害。政府皆不負責。至於學生留學經費。及出洋之服裝等。皆由政府出資供給。每批學生放洋時。並派一漢文教習隨同偕往。此規定學額及招考章程之大略也。

予與曾督籌議甚久。議定後乃返上海爲第一步之進行。先於上海設立一預備學校。此校至少須能容學生三十人。因必有此數。方能足第一批派送之定額也。時有久居曾督幕府之劉開成者。奉派爲該校校長。劉在曾督幕府。專司奏稿。爲曾督第一信任之人。故任以此職。予接見劉君。覺其人實予良好之臂助。即平常相處。亦可稱爲益友。對於予之教育計畫。尤抱熱心。後此四批學生。預備期滿。陸續派送。皆由劉君一手料量。始終其事焉。

當一八七一年之夏。予因所招學生。未滿第一批定額。乃親赴香港。於英政府所設學校中。遴選少年聰穎。而於中西文略有根柢者數人。以足其數。時中國尚無報紙以傳播新聞。北方人民。多未知中政府有此教育計畫。故預備學校招考時。北人應者極少。來者皆粵人。粵人中又多半爲香山籍。百二十名官費生中。南人十居八九。

職是故也。

一八七一年冬間。曾文正公薨於南京。壽七十有一。曾之逝世。國家不啻壞其棟梁。無論若何。無此損失鉅也。時預備學校開學纔數月。設天假以年。使文正更增一齡者。則第一批學生已出洋。猶得見其手植桃李。欣欣向榮。惜夫世之創大業者。造化往往不錫以永年。使得親見手創事業之收效。此種缺憾。自古如斯。然創業之人。既播其種子於世。則其人雖逝。而此種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綿綿不絕。故文正種因。雖未獲親覩其結果。而中國教育之前途。實已永遠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學子。得受文明教育。當知是文正之遺澤。勿忘所自來矣。文正一生之政績忠心人格。皆遠過於儕輩。殆如埃浮立司脫 Mt. Everest 高峯。獨聳於喜馬拉耶 Himalaya 諸峯之上。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予聞文正臨危時。猶念念不忘教育事業。深望繼己之李文忠。有以竟其未竟之志云。

李文忠雖爲曾文正所荐舉以自代之人。顧其性情品格。與文正迥不相侔。其爲人感情用事。喜怒無常。行事好變遷。無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尤在好聞人之譽己。其

外貌似甚鹵莽。實則胸中城府甚深。政治之才。固遠不逮文正。即其人之忠誠與人格。亦有不可同日而語者。設有燃犀史筆傳之。則其一生行爲。如探海燈燭物。秋毫無遁形矣。（鐵樵謹按。文忠事迹俱在。功罪自有定評。不必因此數言。遂累盛德。昔眉山伊川意見不合。遂以君子而互相水火。是容先生此語。亦未必便爲失言。此書悉照原本意思。不敢稍有出入。致失眞相。閱者鑒之。）

一八七二年夏季之末。第一批學生三十人。渡太平洋而赴美國。予先期行。抵美後。即乘火車過華盛頓而至紐約。再由紐約赴斯不林非爾 Springfield 將於此預先布置學生住宿諸事。蓋予與彼等。約於此處期會也。當由紐約赴斯不林非爾時。道經紐海紋。遇海德列先生。Prof. James Hadley 海聞予任此重職。復來美國。班荊道故。不勝歡欣。予告以一人先至之故。海君囑予往謁康納特克 Connecticut 省之教育司。謂渠當能代予籌畫。予如言謁敎育司拿德魯布 Northrop 君。告以來意。請其指示。拿謂當將學生分處於新英國省之各人家。每家二三人。但須相去不遠。庶便於監視。俟將來學生程度已能入校直接聽講時。乃更爲區處。予如其敎。即至

斯不林非爾覓一適宜之所。以爲辦事處。蓋斯不林非爾地處新英國省中心點。居此易於分配學生。使各去予不遠也。況予於一八五四年所識之好友麥克林夫婦Dr. and Mrs. A. S. McLean 亦居此。公餘之暇。得常與良友把晤。亦人生樂事。後因從教育司拿德魯布及他友之言。乃遷居於哈特福德 Hartford 地方。其地卽康納特克之省城。此後二年。辦事處皆在哈特福德之森孟納街。Sumner Street 予雖遷居哈特福德。顧未嘗置斯不林非爾。仍以其處爲分派學生之中心點。後之學生來美者。皆先至斯不林非爾。然後再分派各處。直至一八七五年乃已。

一八七四年。李文忠從留學事務所之請。命予於哈特福德之克林街Collins Street 監造一堅固壯麗之屋。以爲中國留學事務所永久辦公之地。次年春正月。予卽遷入此新居。有樓三層。極其宏敞。可容監督教員及學生七十五人同居。屋中有一大課堂。專備教授漢文之用。此外則有餐室一。廚室一。及學生之臥室浴室等。予之請於中國政府。出資造此堅固之屋以爲辦公地點。初非爲徒壯觀瞻。蓋欲使留學事務所。在美國根深蒂固。以冀將來中政府不易變計以取銷此事。此則區區之過慮

也。而詎知後來之事。乃有與予意背道而馳者。

第十八章 秘魯華工之調查

一八七三年春。予以謀輸入一種新式軍械於中國。曾歸國一行。此行程途迅速。不敢少延。蓋此時予固有教育職務在身也。予所謂新式軍械。乃格特林 Gatling（人名）新發明之物。爲戰爭中利器。砲亦卽名格特林。予甚願中國有最新式之軍械。猶望中國有新學問之人材也。故特至格特林公司。欲與商訂合同。予願爲之經理。專銷此種軍械於中國。初時頗爲困難。公司中因未識予之爲人。故於予商業上之經驗。未敢遽信。彼蓋未知予於一八六〇及一八六一兩年在太平縣販茶之事。固嘗大著成效。冒衆人所不敢冒之險者。後費種種手續。親謁其總理格特林。（卽創此新砲之人）與之談論此事。幾於脣焦舌敝。始得總理之允諾。託予爲中國之經理人。爲之推廣新砲銷路。予既歸國。抵天津甫一月。卽致電該公司。訂購格特林新砲五十尊。價約十萬美金。公司初頗輕予。今初次卽成此大宗交易。實彼等意料所不及。後復陸續訂購不少。於是公司對於予所經理之事業。大爲滿意。而對予之態

度。遂不復如前之落漠矣。

予在津經理軍械貿易時。直督告予。謂有秘魯專使來此。擬與中國訂約。招募華工赴秘魯。命予往謁專使。與之談判此事。予奉命往見。秘魯專使顏色極和霽。歷言華工在秘魯營業。若何發達。秘魯政府。若何優待。工資之厚。爲中國所絕無。故彼甚願中政府速與秘魯訂約。鼓勵多數華工赴秘魯。俾此貧困之華人。咸得獲此良好機會。以各謀其生活云云。此種幣重言甘之辭。在他人聞之。鮮不墮其術中。顧予則非其人也。予於華工之事。所見已多。深知此中眞相。因以質直之辭告之曰。販賣華工。在澳門爲一極尋常之事。予已數見不鮮。此多數同胞之受人凌虐。予固常目擊其慘狀。當其被人拐誘。卽被禁囚室中不令出。及運奴之船至。乃釋出驅之登船。登船後卽迫其簽字。訂作工之約。或赴古巴。或赴秘魯。抵埠登岸後。列華工於市場。若貨物之拍賣。出價高者得之。既被賣去。則當對其新主人。再簽字另立一合同。訂明作工年限。表面上雖曰訂年限。實則此限乃永無滿期。蓋每屆年限將滿時。主人必強迫其重簽新約。直欲令華工終身爲其奴隸而後已。以故行時每於中途演出可駭

之慘劇。華工被誘後。既悟受人之愚。復受虐待之苦。不勝悲憤。輒於船至大洋四無涯際時。羣起暴動以反抗。力卽不足。寧全體投海以自盡。設或竟以人多而戰勝。則盡殺販豬仔之人及船主水手等。一一投尸海中以洩忿。縱船中無把舵之人。亦不復顧。聽天由命。任其飄流。凡此可驚可怖之事。皆予所親聞親見者。予今明白告君。君幸毋希望予能助君訂此野蠻之條約。不惟不能助君。且當力阻總督。勸其毋與秘魯訂約。而為此大背人道之貿易也。秘魯專使聞予言。大為失望。初時和顏悅色之假面具。猝然收去。代以滿面怒容。卽予亦自覺悻悻之色。不可遏止。蓋述此慘無人理之往事。不期而髮指也。因亦不顧秘使之喜怒若何。語畢。遽與辭而出。予對秘使所言。在未曾目擊者。或疑予言不無過甚。不知語語皆真確。無一字虛妄。當一八五五年。予初次歸國時。甫抵澳門。第一遇見之事。卽為無數華工以辮相連。結成一串。牽往囚室。其一種奴隸牛馬之慘狀。及今思之。猶為酸鼻。又某次予在廣州時。曾親獲販豬仔之拐匪數人。送之官廳。拘禁獄中。罰其肩荷四十磅重大木枷兩月。亦令其稍受苦楚也。予卽報命直督。告以與秘使談判之言。總督謂予曰。汝此次返國

大佳。否則予亦將電召汝歸矣。今予即命汝至秘魯一行。以調查彼中華工實在之情形。汝其速返哈特福德。部署一切。以備啓行。

予勉奉命返至哈特福德。陳蘭彬亦適奉政府之電。派其赴古巴調查華工情形。此雙方進行之舉。蓋亦出於李文忠之意。予乃先陳蘭彬而啓行。行時有二友爲予伴。一爲吐依曲爾牧師。Rev. Twitchell 一爲開洛克博士。Dr. Kellogg 開君即予後日之妻兄。予至秘魯。以迅速之手段。三閱月內。即調查完竣。一切報告皆已造齊。返美時陳蘭彬猶未首途。直俟陳自古巴返。造齊報告後。予之報告書乃與之一併封寄李文忠。以文忠時方掌外交事務也。

予之報告書中。另附有二十四張攝影。凡華工背部受笞被烙。斑斑之傷痕。令人不忍目睹者。予乃藉此攝影。一一呈現於世人之目中。予攝此影。皆於夜中秘密爲之。除此身受其虐之數華工外。無一人知之者。此數名可憐之華工。亦由予密告以故。私約之來也。秘魯華工之工場。直一牲畜場。場中種種野蠻之舉動。殘暴無復人理。攝影特其一斑耳。有此確鑿證據。無論口若懸河。當亦無辯護之餘地。

彼秘魯所派之專使。欲與李文忠訂約招募華工者。仍久滯天津。專俟予之調查報告到津。以決訂約之成否。後有友人發函告予。述秘使在津之行爲。謂彼初猶堅不承認予之報告。斥爲空中樓閣。毫無事實可據。然予已預防其出此。故於報告中密請總督暫秘攝影之片。勿示秘使。俟彼理窮詞遁。專以無證據爲言時。然後再出此影以示之。使彼更無一辭之可措。總督果從予言。秘使出不意睹此眞確可據之攝影。乃噤不能聲。垂頭喪氣而去。自予報告秘魯調查情形。政府遂以華工出洋。著爲禁令。豬仔之禍。乃不如前此甚矣。

第十九章　留學事務所之終局

最後一批學生。於一八七五年秋間抵美。同時偕來者。有新監督區岳良。新繙譯鄺其照。更有漢文教習二人。皆爲李文忠所派者。茲數人予曩在中國亦皆識之。而於區鄺二君交尤熟。此次更動之原因。出於陳蘭彬一人之意。陳以急欲請假回國。遂請政府另派新監督以代其職。又陳於古巴調查華工之役。深得漢文教習葉緒東之臂助。故此次歸國。並欲攜葉偕行。而舊日繙譯曾蘭生。亦以他故。政府命其交卸

回國。予於數月前已知有此更動。不以爲意也。

自陳歸北京三月。中政府忽派陳蘭彬並予同爲駐美公使。葉緒東亦得參贊。以常理論。是爲選擢。事屬可喜。然予則不以爲榮。以爲憂。予友皆賀予陞遷。蓋亦未就全局之關係一着想。若專就予一身言。以區區留學生監督。一躍而爲全權公使。是政府以國士遇我。受知遇而不感激。非人情。但以教育計畫言。是予視爲最大事業。亦報國之唯一政策。今發軔伊始。植基未固。一旦舍之他去。則繼予後者。誰復能如予之熱心。爲學生謀幸福耶。況予與諸學生相處既久。感情之親。不啻家人父子。予去。則此諸生且如孤兒失撫。是惡可者。默揣再四。乃上書總督。略謂過蒙逾格擢升。銘感無既。第公使責任重大。自顧庸朽。不堪負荷。擬乞轉請政府。收回成命。俾得仍爲學生監督。以期始終其事。俟將來留學諸生學成種種專門學術。畢業歸來。能爲祖國盡力。予乃卸此仔肩。如是量而後入。予個人對於祖國。得略盡其天職。且此學生。皆文正手植。譬之召伯甘棠。尤願自我灌溉之。俾得告無罪於文正。況政府既已派陳蘭彬爲公使。則外交事務以陳獨當一面。必能勝任。固無需予之襄助也。是書予

倩容雲甫屬稿繕就。寄之中國。容雲甫卽偕第一批學生來美。與葉緒東同爲漢文教習者也。書上後四月。總督有覆函來。不准不駁。亦允亦否。蓋命予爲副公使而兼監督之任。俾予於留學生方面。仍得有權調度一切也。

新監督區岳良。大約卽陳蘭彬所舉荐。此行與一妻二子俱來。區君較陳蘭彬爲年少。雖非翰林出身。固亦中國飽學之文士。其人沉默靜穆。對於一切事物。皆持哲學觀念。不爲已甚。其於前人布置已定之局。絕不願紛更破壞之。觀其所言所行。胸中蓋頗有見地。惜此君任事未久。於一八七六年。卽辭職歸國。

一八七六年。陳蘭彬以全權公使之資格。重履美土。一時攜來僚屬極多。中有一人曰吳子登。予約於二十年前曾在上海識之。其人亦爲翰林。第不知何故從未指分各部授職。亦從未得政府之特別差委。聞其人好研究化學。顧所研究亦殊未見其進步。凡與吳交者。咸贈吳以性情怪僻四字之考語。當區岳良辭監督職時。陳蘭彬乃荐此性情怪僻者以繼任。李文忠亦竟貿然允陳之請。於是留學界之大敵至矣。吳子登本爲反對黨之一派。其視中國學生之留學外洋。素目爲離經叛道之舉。又

因前與曾文正丁日昌二人不睦。故於曾丁二公所創之事業。尤思破壞。不遺餘力。凡此行徑。予初不之知。乃陳蘭彬屬下代理秘魯公使某君告予者。然則陳蘭彬之荐吳繼區。可知陳亦極頑固之舊學派。其心中殆早不以遣派留學爲然矣。陳之此舉。不啻表示其自居反對黨代表地位。揎拳擄袖。準備破壞新政。以阻中國前途之進步。甚矣知人之難也。陳既挾此成見。故當其任監督時。與予共事。時有齟齬。每遇極正當之事。大可著爲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陳輒故爲反對以阻撓之。例如學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雜各費。又如學生寄居美人寓中。隨美人而同爲祈禱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禮。以及平日之游戲運動改裝等問題。凡此瑣瑣細事。隨時發生。每值解決此等問題時。陳與學生常生衝突。予恆居間爲調停人。但遇學生爲正當之請求。而陳故靳不允。則予每代學生略爲辯護。以是陳疑予爲偏袒學生。不無怏怏。雖未至形諸詞色。而芥蒂之見。固所不免。蓋陳之爲人。當未至美國以前。足跡不出國門一步。故於揣度物情。評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據爲標準者。仍完全爲中國人之見解。卽其畢生所見所聞。亦以久處專制壓力之下。習於服從性質。故絕無自

由之精神。與活潑之思想。而此多數青年之學生。既至新英國省。日受新英國教育之陶鎔。且習與美人交際。故學識乃隨年齡而俱長。其一切言行舉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漸改其故態。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不足爲學生責也。況彼等既離去故國而來此。終日飽吸自由空氣。其平昔性靈上所受極重之壓力。一旦排空飛去。言論思想。悉與舊教育不侔。好爲種種健身之運動。跳躑馳騁。不復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勢。何足深怪。但在陳蘭彬輩眼光觀之。則又目爲不正當矣。

陳蘭彬自赴華盛頓後。與哈特福德永遠斷絕關係。因有以上種種原因。故其平素對於留學事務所。感情極惡。卽彼身所曾任之監督職務。亦久存厭惡之心。推彼意想。必以爲其一己所受純潔無瑕之中國教育。自經來美與外國教育接觸。亦幾爲其所汚染。蓋陳對於外國教育之觀念。實存一極端鄙夷之思也。雖然。陳之此種觀念。亦未免自忘其本矣。獨不思彼一生之發跡。固由於此素所厭棄之事業耶。設無此留學事務所。則彼亦安能以二十年刑部老主事。一旦而爲留學生監督。更安得由留學生監督。一躍而爲華盛頓公使。是則此留學事務所者。固大有造於陳蘭彬。

不啻爲其升官發財之階梯。陳苟能稍稍念木本水源。則不當登高而撤梯。乃不謂其盡忘前事。極力欲破壞予之教育計畫。而特荐吳子登爲留學生監督。吳之爲陳傀儡。又恰合其身分。蓋舍吳而外。固無人能受陳黑幕中之指揮也。吳既任監督而留學事務所乃無寧歲矣。

一八七六年秋間。吳既任事。對於從前已定之成規。處處吹毛求疵。苛求其短。顧有所不滿意。又不明以告予。惟日通消息於北京。造爲種種謠言。謂予若何不盡職。若何縱容學生。任其放蕩淫佚。並授學生以種種不應得之權利。實毫無裨益。學生在美國。嵩好學美國人爲運動游戲之事。讀書時少而游戲時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種秘密社會。此種社會。有爲宗教者。有爲政治者。要皆有不正當之行爲。坐是之故。學生絕無敬師之禮。對於新監督之訓言。若東風之過耳。又因習耶教科學。或入星期學校。故學生已多半入耶穌教。此等學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國。必致全失其愛國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欲爲中國國家謀幸福計。當從速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美學生。能早一日施行。卽國家早獲一日之

福云云。

吳子登日毀予於北京友人及李文忠前。予初毫無聞知。後文忠有書來。以吳報告之言轉告。命予注意。予乃知吳媒孽予短。因亦作書報文忠。書中略謂凡此捕風捉影之談。皆挾私恨者。欲造謠生事。以聳聽聞。予固知造此言者。其人性情乖張。舉止謬妄。往往好爲損人不利己之事。似此荒謬之人。而任以重職。實屬大誤。今彼且極力思破壞從前曾文正所創之事業。夫文正之創此留學事務所。其意固將爲國家謀極大幸福也。吳子登苟非喪心病狂。亦何至欲破壞此有益於國之事。愚以爲若吳子登其人者。祇宜置之瘋人院或廢病院中。惡足以任留學生監督。且舉荐吳者實爲陳蘭彬。陳亦怯懦鄙夫。生平胆小如鼠。卽極細微之事。亦不敢擔負絲毫責任。予之與陳共事。無論外交方面教育方面。意見咸相左。予今試略舉一事。一八七三年。政府派陳赴古巴調查華工情形。陳奉命不敢遽往。遲至三月後乃首途。且於未行之先。先遣他人爲之試探。所遣者爲葉緒東及一教員。並有美國律師及通譯各一人。迨諸人調查既竣。事事完備。陳乃至古巴略一周旋。卽返美呈報銷差矣。凡冒

炎署任艱鉅之事。皆葉緒東一人當之。陳蘭彬特坐享其成耳。今則陳蘭彬已升遷公使。而葉緒東乃僅得參贊。予之爲此言。非有所私憾於陳蘭彬而德葉緒東。第見政界中往往有此不平之事。無功受祿。轉來不虞之譽。勞苦功高。反有求全之毀。總督明察。當知予之所言。非有所掩著。蓋予固甚願辭公使之職。仍退處於監督舊任。俾得專心於教育事業。冀將來收良好之效果。即如某日因事致書於美國國務院。予與陳蘭彬意見不合。致有爭論。爾時予曾語陳。謂無論副使公使若何尊榮。皆不在予心目中。予已預備隨時辭職。以便足下獨斷獨行。斯言也。亦足以表明予之心跡矣。

予爲此詳細之報告以覆總督。欲其知予之歷史及陳吳二人之行爲也。至於總督以何言告陳蘭彬。則非予所得知矣。第此後公使館及留學事務所兩處。表面上似覺暫時平靜。並無何等衝突。會有數學生程度已高。予意欲送其入陸海軍學校肄業。乃致書美國國務院。求其允准。美國國務院復書。則以極輕藐之詞。簡單拒絕予請。其言曰。此間無地可容中國學生也。嗟夫。中國之見輕於美人。其由來也漸矣。先

是有美國工黨首領某某二人。創議反對華工。太平洋沿海一帶人民。咸受其煽惑。卽美政府及行政各部。亦在其催眠術中。而以美國國會爲尤甚。當時有上議院議員名白倫 Blaine 者。最爲興高采烈。首先創議反對華人。推白倫之心理。亦非與華人有深仇夙恨。不過其時腦中有欲作總統之妄想。遂假此題目以博譽於工黨。冀得太平洋沿海一帶之選舉票也。自有此議以來。美人種族之見日深。仇視華人之心亦日盛。不獨此次予之請求。爲其直捷拒絕。卽從前一八六八年中政府與美政府所訂之勃林加姆 Burlingame 條約。亦無端遭其蹂躪。視如無物。此種完全違背公理之舉動。實爲外交界從來所未有。而美國國會中人。乃不憚蔑視條約。以爲區別種族之預備。故後來禁止華工之議案。一經提出。卽由國會通過。立見實行。予此次請求之被拒。乃蔑視中國之小焉者耳。

予之所請。旣被拒絕。遂以此事函告總督。迨接讀總督覆書。予卽知留學事務所前途之無望矣。總督覆書。亦言美政府拒絕中國學生入陸海軍學校。實違背一八六八年之條約。惟亦無如之何云。自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八年。留學事務所已過之

歷史。予已略述如前狀。而此致美政府請求學生入陸海軍學校之一函。亦卽爲予任學生監督最後所辦之公牘。一八七八年以後。則予身之職務。乃專在公使館中矣。

予向美政府請求之事未成。總督意似不懌。吳監督子登聞之。遂又乘風興浪。思設法以破壞此留學事務所。顧吳一人之力。猶有未逮。因暗中與陳蘭彬密商。設爲種種䜛言。以極細微之事。造成一絕大文章。寄之北京。適此時反對黨中有一御史。因美國華工禁約之舉。遂乘機上一封奏。請卽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學生。以報復美人之惡感。政府閱之。亦未敢貿然准其所奏。乃以此事質之總督李文忠。公使陳蘭彬。與監督吳子登三人。詢其意見。李文忠此時不願爲學生援手。卽順反對黨之意而贊成其議。陳蘭彬因曾任留學生監督。此中眞象。理應洞澈。故政府亦垂詢及之。陳乃以極圓滑之詞答政府。謂學生居美已久。在理亦當召回。其措詞之妙。可謂至極。吳子登則更無猶豫之詞。直捷痛快以告政府。謂此等學生當立卽撤回。歸國後。並須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云。此三人各陳所見。初無一語詢予。予於此事。已無發

言之權。蓋彼等咸疑予懷私見。卽有所言。亦不足信也。留學事務所之運命。於是告終。更無術可以挽回矣。此百二十名之學生。遂皆於一八八一年。悽然返國。

美國人中。理想高尙。熱心敎育。關懷於東西人種之進步者。正復不少。其對於中國解散留學事務所召回留學生之舉動。未嘗不竭全力以爭之。爰卽聯名上書於總理衙門。(卽外務部)反對此事。惟措詞極其和平。態度始終鎭靜耳。其中主張最力者。爲予畢生之良友吐依曲爾 Twitchell 君。及藍恩 Lane 君。賴彼二人提倡。聯絡多數之大敎育家及大學校校長。簽名書中。思有以阻止中國爲此退化之事。此書爲耶路大學校長樸德 President Porter 手筆。雖後來未獲收效。顧其詞嚴義正。磊落光明。誠不愧爲文明人口吻。爰錄其文如下。

總理衙門(卽外務部)鑒。予等與貴國留美學生之關係。或師或友。或則爲其保人。今聞其將被召回國。且聞貴國政府卽欲解散留學事務所。予等咸規規自失。且爲貴國憂之。今請以某等觀察所及。及得之外界評論者。爲貴衙門一陳之。貴國派遣之青年學生。自抵美以來。人人能善用其光陰。以研究學術。以故於各種

科學之進步。成績極佳。即文學、品行、技術、以及平日與美人往來一切之交際。亦咸能令人滿意。無間言。論其道德。尤無一人不優美高尚。其禮貌之周至。持躬之謙抑。尤爲外人所樂道。職是之故。貴國學生。無論在校內肄業。或赴鄉村游歷。所至之處。咸受美人之歡迎。而引爲良友。凡此諸生言行之盡善盡美。實不愧爲大國國民之代表。足爲貴國增榮譽也。蓋諸生年雖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國之一舉一動。皆與祖國國家之名譽。極有關係。故能謹言愼行。過於成人。學生既有此良好之行爲。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國少數無識之人。其平日對於貴國人之偏見。至此逐漸消滅。而美國國人對華之感情。已日趨於歡洽之地位。今乃忽有召令回國之舉。不亦重可惜耶。夫在學生方面。今日正爲最關重要時期。曩之所受者。猶不過爲預備教育。今則將進而求學問之精華矣。譬之於物。學生、猶樹也。教育學生之人。猶農也。農人之辛勤灌溉。胼手胝足。固將以求後日之收穫。今學生如樹木之久受灌溉培養。發芽滋長。行且開花結果矣。顧欲摧殘於一旦而盡棄前功耶。至某等授於貴國學生之學問。與授與敝國學生者。不少異。絕無歧視

之心。某等因身爲師保。故常請貴國所派之監督或其代表。來校參觀。使其恍然於某等教授中國學生之方法。惜貴國所派之監督。輕視其事。每遇此種邀請。或不親臨。或竟無代表派來也。貴衙門須知此等學生。乃當日由貴政府請求美國國務卿。特別咨送至予等校中。欲其學習美國之語言文字學術技藝。以及善良之禮俗。以冀將來有益於祖國。今學生於科學文藝等。皆未受有完全教育。是所學未成。予等對於貴國之責任。猶未盡也。乃貴政府不加詳細調查。亦無正式照會。遽由予等校中。召之返國。此等舉動。於貴國國體。無乃有虧乎。某等對於貴國。固深望其日躋富強。卽美國國人平日待遇貴國學生。亦未嘗失禮。貴政府乃出此種態度。以爲酬報。揆之情理。亦當有所不安。至於他人之造謠誣衊。謂中國學生在校中肄業。未得其益。反受其損等言。此則某等絕對不能承認。何也。苟所謂無益有損者。指其荒蕪中學而言。則某等固不任咎。以某等對於此事。從未負絲毫職務也。況貴政府當日派送學生來美時。原期其得受美國教育。豈欲其緣木求魚。至美國以習中學。今某等所希望之教育。雖未告成。然已大有機會。可竟全

功。當此事業未竟功過未定之日。乃預作種種謠言以爲誣衊。是亦某等所不樂聞也。某等因對於素所敬愛之貴國學生。見其忽受此極大之損失。既不能不代爲戚戚。且敝國無端蒙此敎育不良之惡名。遂使美利堅大國之名譽。亦受莫大之影響。此某等所以不能安緘默也。願貴衙門三復此言。於未解散留學事務所之前。簡派誠實可恃聲望素著之人。將此關於學生智育德育上誣衊之言。更從實地調查。以期水落石出。則幸甚幸甚。

第二十章　北京之行與悼亡

學生既被召回國。以中國官場之待遇。代在美時學校生活。腦中驟感變遷。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謂東西文化。判若天淵。而於中國根本上之改革。認爲不容稍緩之事。此種觀念。深入腦筋。無論身經若何變遷。皆不能或忘也。今此百十名學生。強半列身顯要。名重一時。而今日政府。似亦稍稍醒悟。悔昔日解散留學事務所之非計。此則余所用以自慰者。自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中國學生。陸續至美留學者。已達數百人。是一八七〇年曾文正所植桃李。雖經蹂躪。不啻閱二十五年而枯

株復生也。

當諸學生撤回未久。予亦出使任滿。去美返國。時陳蘭彬已先予一年歸。故事。凡外交官任滿歸國。必向政府報告一次。謂之銷差。予亦循例入都。道出天津。謁直督李文忠。談次及撤回留學生事。文忠忽轉詰予曰。汝何亦任學生歸國乎。予聞言。莫知其命意所在。答曰。此事乃由公使陳蘭彬奉上諭而行。鄙意以爲總督及陳蘭彬與吳子登。皆贊成此舉也。予縱欲挽回此事。亦何能爲役。且違抗諭旨。則人且目爲叛逆。捕而戮之。文忠曰否。予當日亦甚願學生勿歸。仍留美以求學。故頗屬望於汝。謂汝當能阻止學生勿使歸也。予曰。當日此舉。總督既未有反對之表示。身居四萬五千里外。安能遙度總督心事。設總督能以一函示予。令勿解散。自當謹遵意旨。惜當日未奉此訓示耳。文忠怒形於色。忽然曰。予已知此事之戎首爲誰矣。於時吳子登亦自京來津。約予往晤。以理不可卻。訪之。吳語予。渠在北京。京人士遇之極冷淡。此次謁李文忠。不知何故逢怒。命此後勿再來見。甚怪事也。予察吳狀。似甚狼狽。此爲予與彼末次晤談。嗣後此人銷聲匿跡。不復相聞問矣。

既抵京。循例謁政府中各重要人物。如恭親王慶親王及六部尚書等。耗時幾一月。乃得盡謁諸大老。北京地方遼闊。各達官所居。相去甯遠。往來代步惟騾車。既重且笨。車中坐處。狀類衣箱。其底即輪軸。輪與箱間無彈簧。故行時震動極烈。行亦甚緩。街衢復不平。車轍深至數寸。行路之難。可想而知。道中濁塵撲衣。穢氣刺鼻。漫空漲天者。初非泥砂。乃騾馬糞。爲車輪馬蹄搗研而成細末。陳陳相因。變爲黑色。似塵土也。飛入耳鼻毛孔中。一時不易擦淨。行人皆戴眼紗。頭及兩手。亦有風帽手套等物。以爲抵禦。水含鹽質。洗濯尤不易去穢。不圖首善之區。而令人難堪如此。

予居京三月。頗欲設法禁止鴉片之輸入。滅絕中國境內之罌粟。乃上條陳於政府。請其採擇施行。旋總理衙門大臣王文韶告予。謂目前殊乏辦理此事之人材。故一時未能實行。於是予此計畫。束之高閣者。垂二十五年。直至近數年來。始見此問題於萬國公會中提出討論焉。

一八八二年。去京赴滬。居滬者四閱月。得予妻自美來書。謂攖病甚劇。乃急歸視。翌年春間抵美。則病者垂危。喉音盡失。予於途次。頗慮不及面。今猶未爲失望。不得謂

非上帝厚余。一月後。竟得轉機。尤幸之幸者。予妻體素荏弱。又因予常漫游。慮或遇不測。恆抑抑不歡。余歸國時。適有美教士某君告予妻曰。容君此行。殊爲冒險。恐中政府或以留學事務所事置之於法。女子善懷。聞此不殊青天之霹靂。所以病也。予之返中國。可一年有半。婦已積思成痗。令人增伉儷之好。一八八三年之夏。婦病良已。至諾福克 Norfolk 避暑。歸時。漸復舊狀。醫謂宜遷地調養。庶不復病。因於冬間卜居於南部喬治亞省之亞特蘭德。Atlanta, Ga. 又曾移居紐約省之亞特朗德。Adirondaks, N. Y. 但此遷徙之調養。功效亦僅。居亞特朗德久之。一八八五年冬。復病胃。飲食銳減。復思遷居他處。予重違其意。乃徙於紐求才省之色末維爾。Summerville, N. J. 不幸又感寒疾。居色末維爾約兩月。仍返舊居。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予遂賦哀弦矣。於亞特朗德西帶山公塚 Cedar Hill Cemetery 間購地葬之。中年哀樂。人所難堪。吾則尤甚。今老矣。以吾妻留有二子。差幸鰥而非獨。然對子思其母。輒復悽咽。吾二子皆能養志。品行亦佳。無忝耶教人格。此則余引以自慰者。

自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六年。爲余生最不幸時期。畢生志願。既横被摧殘。（指教育計畫）同命之人。復無端天折。頓覺心灰。無復生趣。兩兒失母時。一纔七齡。一纔九齡。計嗣後十年。以嚴父而兼慈母。心力俱付劬勞鞠育之中。予外姑開洛克夫人。助予理家政。撫幼子者。凡二年。最難堪之際。賴能勉強支持焉。

第二十一章　末次之歸國

一八九四年。中日因朝鮮問題。遽起釁端。予頗不直日本。非以祖國之故。有所偏袒。其實曲在彼也。日人亦非不自知。特欲借此興戎。以顯其海陸軍能力耳。戰事既開幕。予之愛國心油然而生。乃連發兩書。寄予友蔡錫勇君。蔡君前在公使館爲予之通譯兼參贊者也。每書皆有條陳。規畫戰事。可使中國與日本繼續戰爭。直至無窮期而力不竭。

第一策。勸中國速向英倫商借一千五百萬元。以購已成鐵甲三四艘。雇用外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襲日本之後。使之首尾不能相顧。則日本在朝鮮之兵力。必以分而弱。中國乃可乘此暇隙。急練新軍。海陸並進。以敵日本。第二策與第一策同時並

行。一面由中政府派員將台灣全島抵押於歐西無論何強國借款四萬萬美金以爲全國海陸軍繼續戰爭之軍費時蔡爲湖廣總督張文襄(之洞)幕府得書後。以予策譯爲漢文上之張督。此一八九四年冬間事也。予初不意張督竟贊成予之第一策。立電來美。派予速赴倫敦借款一千五百萬元。此時駐倫敦之中國公使爲李文忠屬下之人。彼已先知予來英倫所任之事。故予亦無需另備特別公文。有事即可逕往謁公使。予抵倫敦。不及一月。籌商借款已就緒。惟擔保品尚未指定。予乃託公使轉電政府。請以關稅爲抵押。不意總稅務司赫德及直督李文忠不允所請。以爲日本此時方要求一極大賠款。此關稅指爲日本賠款之抵押品。尤且虞其不足云。實則此亦遁辭耳。蓋李文忠素與張文襄意見不合。戰事起後。張李二人。尤時有爭議。張對於李所提議之和約。極端反對。然李方得慈禧太后寵。內有大援。故竭力主張和議。赫德之依附中央政府。又爲必然之趨勢。於是張督擬借款一千五百萬之議。乃置諸不聞不問之列。此大借款遂以無成。而予之爲經手人者。乃處於進退維谷之地位。倫敦承商借款之銀行團。幾欲以此事控予於法庭也。

予以借款無成。歸紐約乃電致張督。請其指示此後進行方針。張覆電亦無他語。但速予立歸中國。予之去中國。十三年於茲矣。當一八八三年歸美時。自分此身與中國政府。已永遠脫離關係。詎知事竟不然。至今日而猶有人欲招予歸國也。但此次招予之人。乃與予素未謀面。其人之學問品行政見若何。予除一二得之傳聞者外。實毫無所知。而彼轉似能深知予者。蓋張已上奏清廷。召予歸國。奏中襃譽至無以復加。余因思歸中國一探眞相。果有機會能容予再作一番事業與否。惟予前在中國時。本屬於李文忠門下。今茲則將入文襄幕府。適處於與李反對地位矣。未首途之前。予所不能不注意者。卽對於予之二子。必先爲布置妥貼。使得受良好教育。因託予妻兄開洛克博士。Dr. Kellogg 爲二子之保護人。長子覲彤。此時已入耶路大學雪費爾專門學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年齒較長。力足自顧。幼子覲槐。尚在哈特福德中學 Hartford High School 預備。予深慮其廢學。乃商之予友吐依曲爾夫婦。Rev. and Mrs. Twitchell 令覲槐寄宿其家。吐依曲爾故一國之善士。學行俱優。彼視余子猶子。而余子得親炙其家庭教育。亦幸事也。屏當既竟。卽航海

歸國。

一八九五年初夏。抵上海。購中國官場禮服。耗費不貲。時文襄已由湖廣調署兩江。故予逕至南京。往總督署謁之。憶予於一八六三年。第一次見曾文正於安慶。覺文正之爲人。具有一種無形之磁力。能吸引吾人。使心悅誠服。今見張督。則殊無此種吸力。張之爲人。目空一世。而又有慵惰不振之態。談次。於一千五百萬借款之決裂。偶一及之。卽輕輕略過。亦不告予政府不允之故。但予於此中眞象。早已了然。蓋張李既冰炭。而李在北京政府中之勢力。遠勝於張。故張所主張借款之策。政府竟不採納。張自不樂自言其失敗。故僅以官話了事。次乃及李文忠。張斥其爲貪鄙庸懦之匹夫。謂李水陸兩戰。皆大失敗。坐是革職。幾不能自保其首領。中國因李一人。乃受此最可恥辱之挫敗。言次若有餘恨者。旋詢予中國新敗。當用何策補救。予謂中國不欲富強則已。苟其欲之。則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決不能恢復其原有之榮譽。所謂新政策。政府至少須聘外人四員。以爲外交財政海軍陸軍四部之顧問。與之訂立十年合同。十年後若有成效。則更繼續聘請。惟所聘之顧問。必須有眞確之經

驗。高深之學識。純潔之品行而後可。既聘之後。其所陳之嘉言良策。政府當誠意採納。見諸實行。此外更派青年有才學之中國學生。處於各顧問之下。以資練習。如是行之數年。則中國行政各機關。不難依歐西之成規。從新組織也。以上所言。乃予對張督所發表之意見。顧張聞予言。始終未置可否。亦不發表其意見。默然靜坐。有如已乾之海棉。祇能吸水入內而不復外吐也者。故此次之談話。較前與曾文正之晤談。乃大異其趣。曾文正之招予。將任予以何職。胸中已有成竹。其見予也。不過示予以進行之方針耳。張則對於中國全局。既無一定之宗旨。亦無方針之可言。而於予所獻之計畫。則又嫌其太新太激烈。不知予此次之回國。因恨中國之敗。慨然作積極進行之想。故所言如此。且舍此計畫。實無救亡之良策。不能以激烈爲予咎也。張而果如曾文正之磊落光明。則一時縱不能實行予言。正不妨略以數語爲鼓勵。使予知其人有舉行新政之決心。予之計畫。目前雖不能實施。而對於將來。尙有一線之希望也。乃張則不獨無此言語。且無如是之思想。於是予與張之交際。以此處爲起點。亦卽以此處爲終點。此後更無機會再見其人。張之電招予歸國。僅於其未歸

武昌之前。派予一江南交涉委員差使。聊以敷衍予遠來之意。迨後劉忠誠(坤一)實授兩江總督抵任後。張仍回武昌原任。去時亦未招予同行。可知張之意見與予不合。故不欲予之臂助。雖不明言。而其心已昭然若揭矣。在予方面此次歸國。既非謀升官發財而來。則亦何樂與之周旋。以仰其鼻息。予居劉坤一屬下。任交涉委員。亦不過三月之久。旋卽自行辭職。在中國官場中。必謂予此舉為不敬上官。予則不暇計及矣。此三月內每月領薪百五十元。而無一事可為。不啻一掛名差使。此卽予居張劉兩督屬下之短期經驗也。

一八九六年。予與江南政界斷絕關係。遂至上海。於時脫然無累。頗得自由。已而予又得一策。擬游說中央政府。於北京設立一國家銀行。因欲為此條陳之預備。乃先將國家銀行律及其他有關係之法律。由一八七五年美國訂正之法律中譯為漢文。並聘一中國文士。助予合譯。而當時助予者有黃君開甲。黃曾出洋留學。曾為政府任為聖魯易 St. Louis 博覽會之副監督者也。予之譯事既畢。乃懷譯本入京。並攜一中國書記同行。至京遇予之舊友張蔭桓君。其人卽於一八八四至一八八

八年。在華盛頓任中國公使者●張因邀予寓其家●寄榻於此凡數月。此時張蔭桓身兼二職。一爲總理衙門（卽外交部）大臣。一爲戶部（後改度支部）左侍郞。而戶部尙書則爲翁同龢。光緒帝之師傅也。張見予之國家銀行計畫。極爲注意。將予譯本詳細參閱。加以評斷。謂其中有若干條。不合於中國國情。難期實行。但擇其最緊要而切實可行者。列入足矣。予如其敎。斟酌損益後。乃上之戶部尙書翁同龢。翁與張意見相同。亦甚以爲然。遂以遍示部中同僚。徵求意見。數星期後。部中重要之數大員。咸來予寓。對於予之條陳。贊賞不置。謂此事卽當奏之淸廷云。不數日。遂以予之國家銀行計畫。擬成奏摺。由張蔭桓署名。翁同龢則從中贊助焉。

今試述予之計畫。予以爲欲立國家銀行之基礎。必由政府預籌一千萬兩之資本。以爲開辦費。中以二百萬兩購置各種機器。以鼓鑄銀幣。印刷國債劵及一切鈔票。以二百萬兩爲購地建屋之用。所餘六百萬兩。存貯庫中。以備購金銀銅三者。將來鑄成各種泉幣。以流通全國。此一千萬兩。祇足供國家銀行第一年之開辦費。將來中國商業發達。則國家銀行。亦當隨商業發達之比例。而逐年增加其資本。此其大

略也。

此事既有端緒。旋卽着手進行。派委員。購地址。予則受戶部之委任。將赴美國。向美國財政部商酌此事。並調查設立國家銀行最良之方法。戶部奏摺。亦邀淸廷批准。戶部署粗定。乃忽橫生枝節。有爲張蔭桓及發起諸人意料所不及者。先是有中國電報局總辦兼上海招商局總辦□□□其人者。與翁同龢交頗深。此時忽由上海來電。囑翁同龢暫緩此舉。俟兩星期彼抵京後。再爲區處。翁得電。遽允其請。而垂成之局。乃從此破壞矣。蓋□道台之名。中國無人不知。其爲鉅富家貲累萬。無論何種大實業。□必染指。□雖身居上海。而北京爲之耳目者極多。京中一舉一動。無不知之。北京有勢力之王公大臣。亦無不與結納。卽慈禧太后最寵幸之太監李蓮英。□亦交結其人。以故□之勢力。在政界中卓卓有聲。此次銀行計畫。遂亦爲□之賄賂所破壞。有人謂□□□此次來京。齎金三十萬兩。賄買二三親貴及政府中重大人物。以阻撓其事。於是籌備設立國家銀行之一千萬兩現銀。遂爲□一人攫去。以營其私業云。

究國家銀行計畫失敗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國行政機關之腐敗而已。尊自太后。賤及吏胥自上至下。無一不以賄賂造成。賄賂之爲物。予直欲目之爲螺釘。一經鑽入。卽無堅不破也。簡言之。吾人之在中國。祇需有神通廣大之金錢。卽無事不可達其目的。事事物物。無非拍賣品。孰以重價購者孰得之。自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之後。東方空氣。乃略爲之掃蕩清潔。中國人對於國家腐敗之情形。始稍稍有所覺悟也。

予之國家銀行計畫。既爲口口口所破壞。乃另改方針。擬向政府請求一築造鐵路之特權。予心中所欲造之鐵路。爲由天津直達鎮江。天津居北。鎮江居南。在揚子江口。兩地相距。以直綫計。不過五百英里。若繞山東、過黃河、經安徽以達湖南。則此路須延長至七百英里。予所規畫之路綫。則擬取其近者。惟德國政府抗議。不允有他綫經過山東。謂山東造路之權。爲德人所專有。無論何人。不能在山東另造鐵路云。此種理由。殊爲奇特。任翻遍中國法律或國際法律。皆不能得其根據之所在。但彼時中國國勢孱弱。不能提出此問題。以爭回固有之主權。而外交部中亦無人能引證條文。駁斥德國要求之無理。深恐惹起國際交涉。一惟外人之命是聽。以故政府

祇許予造一曲折之鐵路。卽上所云繞山東過黃河者。予以極力欲成此事。遂擬以此鐵路讓與外國公司承造。乃政府又命予必招中國資本不許外人入股。且僅限予六月之期。六月之內。若不能招齊路股者。則將特許狀取消。當彼時中國資本家。欲其出資任股以興造鐵路。殆難如登天。予既明知此事勢有所不能。遂不得已。復將此鐵路計畫捨去。予之種種政策。既皆無效。於是予救助中國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

一年前予在北京時。常遇康有爲梁啓超二人。當予籌畫銀行鐵路等策時。絕不意康梁等亦正在籌畫維新事業也。康梁等計畫進行之極點。卽爲後來之戊戌政變。其詳俟下章言之。

第二十二章　戊戌政變

一八九八年九月之政變。乃淸史中一極可紀念之事。因此事光緒帝幾被廢。所有皇帝之權力。盡爲慈禧太后所奪。而已則幾成一國事犯。慈禧直以奸細目之。溯光緒卽位之初年纔五齡。雖名爲繼承大位。實則執舵者仍慈禧耳。直至光緒婚禮後。

乃將朝政交還。顧光緒雖親政。而慈禧如電之眼光。仍無時不鑒臨。以爲監督。皇帝之一舉一動。莫不特別留意。總之慈禧之對於光緒。始終不懷善念。蓋慈禧當同治在位時。（一八六四年）曾垂簾聽政。故引起其好攬大權之野心。此念一起。不復能制。自是以後。遂無時不思竊取威權。絕不願安居深宮。百不聞問也。光緒當親政後。頗思革新庶政。其一種勵精圖治之决心。足使京內外人士注意。如北斗之見於天空。人人咸爲引領。惟慈禧之眼光。則爲嫉妬心所蔽。乃視光緒之舉動。大不以爲然。甚且目之爲癡人或狂夫。謂宜幽之冷宮。加以嚴酷之約束。平心論之。光緒實非癡。尤非狂。後人之讀清史者。必將許其爲愛國之君。且爲愛國之維新黨。其聰明睿智。洞悉治理。實爲中國自古迄今未有之賢主也。天之誕生光緒於中國。殆特命之爲中國革新之先導。故其舉措迴異常人。洵偉人也。

中國政治上當存亡危急之秋。適維新潮流澎湃而來。侵入北京。光緒帝受此奇異勢力之激動。遂奮起提倡維新之事業。全世界人見此。莫不驚奇。以爲得未曾有。予覩此狀。乃决意留居北京。以覘其究竟。予之寓所。一時幾變爲維新黨領袖之會議

場。迨一八九八年秋。遂有政變之事。因此變局。光緒被廢。多數維新黨之領袖。皆被清廷捕殺。予以素表同情於維新黨。寓所又有會議場之目。故亦犯隱匿黨人之嫌。不得不遷徙以逃生。乃出北京。赴上海。託跡租界中。卽在上海組織一會。名曰中國強學會。以討論關於維新事業及一切重要問題爲宗旨。予竟被選爲第一任會長。一八九九年。有人勸予。謂上海租界亦非樂土。不如遷地爲良。予乃再遷至香港。請英人保護。居香港者二年。後遂歸美國。歸時幼子覲槐正畢業於耶路大學。予適見其行畢業禮也。

一九〇一年春。予至台灣游歷。謁見台灣總督兒玉子爵。子爵蓋於日俄戰爭時曾爲大山大將之參謀長者也。予晤子爵時。因子爵不諳英語。而予又未習日文。乃倩舌人以繙譯。子爵曰。久仰大名。又數聞時人盛道君之事業。深以不得把晤爲憾。今日識荆。異常欣幸。第惜初次晤面。卽有一極惡之消息報君。滋抱歉也。予聞而大異。急欲知彼所謂惡消息者。究爲何事。子爵答曰。中國閩浙總督方有公文來。囑予留意。謂君設來此者。卽倩予捕君送之中政府也。子爵言時。意頗鎮定。無倉皇狀。面且

有笑容。此惡消息雖出予意料之外。然予初不以是之故。驚惶失措。亦以從容鎭定之態。答子爵曰。予今在閣下完全治權之下。故無論何時。閣下可從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願爲中國而死。死固得其所也。子爵聞言。莊重而對曰。容先生幸毋以予爲中國之警吏。君今請安居於此。愼無過慮。予決不能聽君往中國就戮也。第尙有他事。欲求敎於君。不識君肯指示否。予詢以何事。子爵卽出一中國報紙。指示予曰。此條陳果爲何人所獻者。予見此亦不加思索。立應曰。是予所爲也。且語且以右手拍胸。自示承認之堅。在旁諸人覩予此狀。咸極注意。幷有日本軍官數人在側。頗爲予言所動。予又續言曰。報紙所載。尙略有錯誤。君若見允者。予請得爲更正之。報紙所云之數目爲八萬萬。予當日所提議。則四萬萬也。（按四萬萬美金。約合墨銀八萬萬元。報紙所載之數。或照墨銀計算耳。）子爵見予慷慨自承。且更正數目之誤。轉笑容可掬。異常愉快。蓋子爵示予報中所載。乃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兩年間。予所上於張之洞之條陳。請張轉奏淸廷者也。時在李文忠於對馬島簽和約之前半年。予上此條陳。請政府將台灣全島爲抵押品。向歐洲與中國通商之國。借款

四萬萬金元。以九十九年爲期。用此借款。中國仍可招練海陸新軍。以與日人繼續爭戰。此議雖未實行。而一經報紙揭載。幾於舉國皆知。子爵亦不知於何處得此報紙。予甫至台灣。卽遇此質問。亦可異也。予以有道德上威武不屈之氣。故敢於子爵前直承不諱。並更正報紙之誤點。更告之曰。設將來中國再有類似於此之事實發生。予仍當抱定此宗旨。上類似於此之條陳於中政府。以與日本抵抗也。

此次予與日本台灣總督之談話。實爲予一生最可紀念之事。予初聞子爵告予惡消息。以爲此日本台灣總督者。必將予交付中政府。予之生命。且喪於其手。迨見其滿面笑容。予已知此身所處之地位。安如泰山。於是胆乃益壯。卽對日人而談日本之事。亦毫無顧忌。以予之心地光明。胸無宿物。乃極荷子爵之激賞。子爵自謂不久將升遷歸日。欲邀予偕行。謂將介紹予以覲明治天皇。幷結識彼國中重要人物。予此時適患氣喘之疾甚劇。不宜於旅行。因掬誠謝之。謂得此寵招。深爲榮幸。惜病驅不堪旅行之苦。致力與願違。辜負盛意也。言畢。遂與辭而出。出時子爵復告予曰。君之身命。今甚危險。惟若居台灣。在予治權之下。予必極力保護。當派護兵爲君防衞。

不致有意外之變云。明日果有護兵四人來。夜間在予寓之四圍巡邏。日間逢予外出。無論何時。此四護兵必隨行。二居予前。二居予後。加意防護。予居台灣數日。承日人如是待遇。意良可感。迨後予自台灣首途赴香港。乃親往子爵處。面謝其隆情焉。